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STUDENT

丁玲文選



現代文庫 丁玲近作精選目錄

題記

▲關於丁玲的論文

丁玲傳

女作家丁玲

丁玲的「夜會」

關於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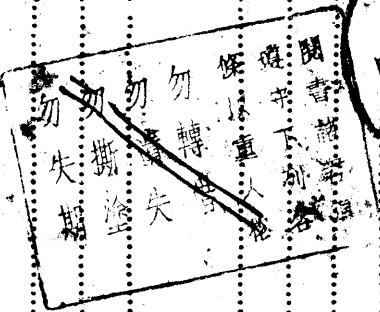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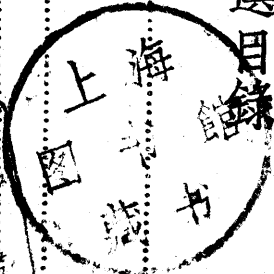
▲小說

奔

消息

某夜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二

四

一〇

五

二九

五一

六一

七一

自殺日記.....	一一一
莎菲日記第一部.....	一三四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9247B

瑛代
文章
丁玲近作精選

題記

對於丁玲的生活與藝術在這裏不想再說什麼。因為在這選集之前破例選了四篇附錄，足夠讓讀者去了解她了。丁玲傳是篇小史，記其一生概略；女作家丁玲

對於她的生活與作品是個總的概述；其餘二篇則專論，夜會母親。

丁玲失蹤快兩年了。如今傳來消息，知她尚在人間。這是足以告慰她廣大的讀衆的，雖然至今是沉默着，但某種沉默是勝于某種活躍的。

在編好這集子的前邊附錄之後，更加覺得惘然。有幾位寫紀念丁玲文字的，以丁玲事件自勉而勉人的人，如今已都不知去向了。（當然有人知道他們。）然而丁玲却還健在。——有什麼說的呢？

爲廣大的讀衆敬祝作者早日恢復她的「健康！」

復光

122 10/14

122

關於丁玲的論文：

丁玲傳

丁玲一八〇七年生於湖南臨澧縣，長於常德（卽武陵。）

丁玲，父親姓蔣，母親姓丁。原名蔣冰之，或丁冰之。筆名除丁玲外，還用彬芷和叢喧。

蔣家在臨澧是著名的望族和地主，丁玲的父親是個很有風趣的世家子弟，所以有些貴公子和名士氣，祖父做過大官，現在的蔣家，連親戚還有三千人左右。家中房子有兩百多間，每張床上都帶着窗子。可是丁玲的父親在她幼年時就死了，母親現仍健存着。

丁玲在常德，長沙，北京，上海的學校讀過書。在桃源省立第三女子師範讀過書，後長沙進的是嶽雲中學校，是該校最早的女學生之一。十幾年前的湖南，男女同學，這是創舉。一九二一年，丁玲進了上海的平民女校（陳獨秀等創辦，

和四川王劍虹女士，湖南王一知女士都很要好。不久，她們全退了學。一九二四年進了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在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學時，她的思想，很接近於無政府主義，在上海大學，丁玲也只讀了一年左右。

一九二四年與胡也頻同居。

一九二七年在小說月報上陸續發表了「夢珂」，「暑假中」，「莎菲女士的日記」，「阿毛姑娘」。因「莎菲女士的日記」，在新文壇獲得了成功。女作家中，除冰心外，為最受讀者歡迎之作家，她這時期的作品全係描寫一個極近代典型的新女性，一切無所顧忌，盡量的任性坦率去作一切。

一九二八與沈從文胡也頻組紅黑社，出版了紅黑半月刊，在中央日報上附刊紅與黑。一九二九出版了紅黑半月刊，並且出版了一批紅黑叢書。

一九三一年她又生了孩子，曾因送孩子給她母親帶管，回了一次湖南。一九三一年的下半年，她又開始創作。

丁玲作品，內容風格，極受四部書的影響。一是小仲馬的茶花女，二是莫泊桑的桑的人心，三是屠格涅夫的桑的人心，四是福祿培爾的馬丹波娃利。這四部小說，是

她極愛讀而又精讀過許多次的，她初期的作品，極顯著的可以看出她受他們的影響是如何大。這四部書，全是注重心理分析的，所以這點長處，在丁玲也有着。她對於馬丹波娃利，這本書，不但愛好它的文字優美，結構細密，而對於書中的女主人，也極同情喜歡，這也影響於她的作品。

女作家丁玲

大約是一九二一年罷，上海出現了一個平民女學，以半工半讀號召。那時候，正當「五四」運動把青年們從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喚醒了來，「父與子」的鬭爭在全中國各處的古老家庭裏爆發，一切反抗的青年女子從「大家庭」裏跑出來，拋棄了深閨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發源」的大都市內找求她們理想的生活來了；上海平民女學的學生大部分都是這樣叛逆的青年女性。

我們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學的學生。那時候，她不叫作丁玲，叫做丁冰之。按照中國的習慣，她應該用她父親的姓——蔣；但是她戴了她母親的丁姓，因為她覺得男女既是平等的，那麼子女們也可以用母族的姓氏。這也是那

時候很普遍於青年男女間的一種新思想。

在平民女學的丁玲女士是一個沉默的青年。她有兩個很要好的朋友，王劍虹女士和王一知女士。前者是四川人，後者和丁玲同鄉，也是湖南人。王一知不久都傾向了××主義，而且加入了××黨，但當這三位青年女性做好朋友的時候，她們全有很濃厚的無政府主義的傾向。

平民女學的創辦者（陳獨秀和他的朋友）因為種種困難，不能使這學校按照他們的理想；丁玲女士她們大概感到失望，所以不久就退學。以後一年中間，她大概沒有正式進學校，她和她的朋友王劍虹女士曾在南京住過一些時，過「自修」的生活。一九二四年，她又正式進學校，仍舊和王劍虹在一處。這學校便是後來在「五卅」運動中很起了領導作用而且產生了不少革命人才的上海大學的中國文學系；她好像對於政治還不感多大興趣，思想上她還是近於無政府主義。

在上海大學大約一年光景，丁玲到別處去了。那時，她的好朋友王劍虹女士也像先前的王一知女士那樣傾向於××主義了，而且不久就因為肺病死了；也許丁玲因此感到寂寞，因此要換環境了。

一九二七年，丁玲發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說，那時她始用（丁玲）這筆名。這個名字，在文壇上是生疏的，可是這位作者的才能立刻被人認識了。接着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也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人們於是更深切地認到一位新起的女作家在謝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時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於文壇。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所顯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滿帶着「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的；如果謝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對於母愛和自然的頌讚；那麼，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和這「幽雅」的情緒沒有關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靈上負着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莎菲女士是一位個人主義，舊禮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熱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熱愛着而又蔑視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愛者，然而在遊戲式的戀愛過程中；她終於從颯颯拘束的心裏擺脫，從被動的地位到主動的，在一度吻了那青年學生的富於誘惑性的紅脣以後，她就一脚踢開了他的不值得戀愛的卑瑣的青年。這是大膽的描寫，至少在中國那時的女性作家中是大膽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後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愛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但那時中國文壇上要求着比莎菲女士的日記更深刻更有社會意義的創作。中

國的普羅革命文學運動正在勃發。丁玲女士自然不能長久站在這空氣之外。於是繼續寫了幾篇以女性的精神苦悶（大部分是性愛的）作為中心題材的短篇而後，丁玲女士開始以流行的「革命與戀愛」的題材寫一部長篇小說了。這就是那韋護。這是一部八九萬字的長篇小說。在這裏，丁玲企圖描寫她那已故的好朋友王劍虹女士的思想轉變。書中的主角麗嘉就是王女士的影子，而男主角韋護是一個老牌的×、黨員。這兩個人的戀愛結合很有幾分 Romantic 味，特別是在女主角那方面。麗嘉的思想性格，多少有些和莎菲女士相像，她的戀愛的發生與其說是由於男主角那方面來的思想的感應，還不如說由她那少女的好奇心和浪漫的情熱。所以在結合後，麗嘉雖然接受了××主義，却終不免因為戀人的忙於工作而奪去了他兩的柔溫密愛的時間而感到戚戚。直到那男主角覺得「戀愛」已經無形的妨害了工作精神而決然捨去的時候，麗嘉方始覺悟，也說要決心投身於實際的革命工作了。而這小說也就在此完結。在這結尾，丁玲特地改變了她的故友的事實，表示了革命戰勝戀愛，但是在全體上，除寫了麗嘉那種熱情的矜傲的個性以及模糊的政治認識而外，那位男主角韋護是表現得并不好的。那時候（大約是

一九二三年——二四年罷）的社會情形沒有真切的描寫也是一個缺點。

如果韋護這小說是丁玲思想前進的第一步，那麼，繼續着發表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就是他更意識地想把握着時代。這也是將近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以一九二〇這年上海的羣衆運動爲題材。知識份子的主角是懶惰的不革命者，鬧烘烘的左翼。學生運動對於他並沒有多大影響；但是他的妻——書中的女主角，却積極的參加了工人運動。於是在動搖矛盾的丈夫和極致命的妻中間，發生了「革命與戀愛」的衝突。結果那個妻爲了革命而捨去了戀愛。所以在題材上，這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大約和韋護相彷彿；不過作者努力想表現這時代以及前進的鬭爭者——這種企圖，却更明顯而且意識的。

一直到這時候丁玲好像尚未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雖然她愛人胡也頻已經是那聯盟中的積極分子了。接着就是胡也頻與其他四位作家的被捕被殺。丁玲女士個人對這××恐怖的回答就是積極左傾，踏上了那五個作家的血路向前！

從一九三一年夏起，丁玲再不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陣外的「同路人」而是陣營內戰鬪的一員。那時中國的左翼刊物悉遭封閉，出版左傾書報的書店都受嚴重

的壓迫，左翼作家聯盟在整頓陣容，改變了戰略以後，乃有北斗雜誌出版。這是當時全中國在左聯領導下的唯一的文藝刊物。丁玲女士當了編輯。她的短篇小說「水」就在這刊物上發表。「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現才能的更進一步的開展。這是以一九三一年中國十六省的水災作為背景的遭了水災的農民羣衆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們和洪水奮鬥和饑寒奮鬥，最後，逃到城市的時候，又和欺騙他們的官吏紳士放賬員奮鬥，終於和自己隊伍中的動搖思想奮鬥。全體的農民就革命化起來，這是一九三一年大水災後農村加速度革命化的文藝上的表現。雖然只是一個短篇小說，而且在事後又多用了一些觀念的描寫，可是這篇小說的意義是很重大的。不論在丁玲個人，或文壇全體，這都表示了過去的「革命戀愛」的公式已經被清算！

沿着這路線丁玲又寫了許多短篇小說。上海的革命鬭爭是那些小說的題材。爲要充實她的生活經驗，她在九一八以後參加了許多實際鬭爭。左翼作家聯盟所積極進行的工農通訊員運動丁玲也是實際工作者和指導之一。在左聯的幹部中，她一個重要的而且最有希望的作家。她的××，不用說是中國左翼文壇一個嚴重

的損失。

她的最近的作品是短篇小說「奔」發表在五月號的現代這是描寫了農村經濟破產下的農民到大都市裏來找工作，可是大都市中也擠滿了失業者，於是他們不得不不再回老家去，可是他們堅決的說：不能再忍受地主的剝削了！此外丁玲又寫了長篇小說母親，據說尚差萬把字沒有完篇，可是她就××了！

選自文藝月報。

丁玲的「夜會」

丁玲的夜會共有七個短篇小說，這七個短篇小說，在情緒與風格的表現上并不一致，雖然在思想上都是差不多，第一篇某夜洶湧着令人興奮的革命羅曼諦克的氣氛之泉，她的成功的地方就是令人讀了這篇小說之後，思想與情感都起了共鳴，這是她用了革命的羅曼諦克作為表現的手法緣故，我問了一位看過夜會的青年愛那一篇，她說是某夜最好，其他的不覺得什麼，這就發明了某夜用了革命的羅曼諦克這具有啓發性和鼓動性的手法是怎樣地成功了。在作為紀念一九三〇

登記號	23033	卡書號	1171
類	112	號	1018
捐入日期	1935年	的	的

年一起犧牲就義的二十五戰士的作品，在這篇小說裏頭，胡也頻是被表現着一個「年輕的」熱情的詩人。「忠實而又努力，」對於劊子手「他要扯碎那面孔，也要搗毀那聲音，」「一個奇怪的思想來到他腦中。他在自己的眼睛看到另一雙眼睛，那永遠是常常看到他靈魂的一雙可愛的難忘的眼睛。」他在懷念着他的愛妻同志，「他清清楚楚的覺有一個什麼東西，夾在他心的深處，刺着，又連肉帶血的撕了開去，一寸一寸的那末痛着，」「他這個年輕的人，強忍住欲狂的，將要破裂的絕叫，牙齒用力咬着嘴唇，在一種不能發洩的盛怒之下，禁不住的打着戰，凝住了那被恨火燒得發痛的眼光，四方的望着，要吞噬了一切的去找着什麼，望了這個又望那個。」……「忽然，他找到一個熟的親切的面孔了，那面孔給了他一個……祇有同志給同志在殉難的時候所能給與的慰藉和鼓舞的表情。於是，所有的憤恨和懷念，都無形的消去了大半。……他回答那表情的，是一個勇氣百倍的堅決的領首。」他們慷慨就義地唱着英特納遜兒的歌，直到歌聲隨着子彈的增多而減少，消滅。這是多麼感動讀者的表現，令人滿腔熱血在沸騰！最後還憤恨地暗示着地寫着這麼一句，「天不知什麼時候才會亮。」這一篇作

品，可以說是革命的羅曼諦克成功之作。第二篇法網……這一篇作品論技巧是成功的，論思想那就越出軌道了。第三篇消息還比較令人滿意，取材新穎，描寫也細膩深刻，其所以令人興奮的原因，第一自然是材料本身令人不禁神往，第二却是於寫實主義中帶有革命的羅曼諦克的氣氛十分濃厚。臨末那一句。「呀，真好！老太婆們也組織起來了呀！」正正是革命的羅曼諦克那一種理想主義的表現。第四篇詩人亞洛夫表現着白俄在上海作公共汽車工人的勁敵，和公共汽車工人怎樣地和廠主與廠主的狗們鬥爭，而最後却以表現白俄怎樣在上海破壞中國工人的罷工與工作爲結束，這一篇作品完全是寫實主義的手法，描寫白俄的生活與思想行動，可以說是成功了的。而描寫着一個白俄舞女（或私娼）怎樣的忠於舊帝國，而恨中國工人，也用麗莎這名字，這是作者有意要說明蔣光慈所作麗莎的哀怨的主人翁麗莎的表現是錯誤的透一意見。光慈的麗莎的哀怨所表現的那一種理想主義自然是有錯誤的，但麗莎的哀怨也屬於被禁售的書，又是青年愛讀的書。那末，光慈所用的革命的羅曼諦克的手法，那一種啓發性和鼓動性的效果，却是不能夠否認牠（麗莎的哀怨）的價值。這裏不便多說，及此而止吧了。第五篇

夜會是表現着工人反日帝國主義贊助民族戰爭的義勇軍的思想表現的一幕喜劇，取材也是新穎，竟至於理想的想像出工人在自己演戲教育自己娛樂自己的一幕喜劇，這裏所表現的工人是有朝氣的，不覺得生活去鐵鞭在敲打着的苦痛的，是快樂不過甚至於放浪形骸之外的，……一種有如阿托邦太平世界裏頭的無產階級，這一篇作品又是一篇有着理想主義的骨幹的革命羅曼諦克的作品。却還在宣傳工人要不忘記「九一八」；「要懂得「九一八」是什麼。這一篇作品最好是用讀書的方法，在工人區講給工人聽，那便「有意想不到的效力了。」然而，這一篇作品却是純粹的民族的思想。第六篇給孩子們是一篇童話，所表現的手法也是革命的羅曼諦克。文筆的流暢優美，真是可愛；情緒的安詳溫柔尤其是表現赤子之心，這一種風格，在童話作品裏實可以說是最適合兒童的愛好了，而且是教育兒童的成功之作，丁玲這母親。是在用她慈愛之光普照着萬千個兒童啊！而且這一篇作品所表現的思想也是前進的，尤其有價值，我以為最好是將這一篇作品，印成單行本，作為兒童的讀物。第七篇奔表現着農村破產的農民擠到城市來。撲了個失望，開頭描寫鄉下人天未亮就到車站等火車，以及買票，上車，慌做一團，

有如電影的畫面，這一羣在農村生活得透不過氣來的農民，幻想着「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們家裏，闊人多得很，找口把飯還不容易麼？」「祇要找到事做，總不怕他那孫二疤子，媽的這東西，到夏天我們歸帳時，一人三石穀算在一塊，便宜點，畝把田又差不了好一些了，」「祇要歸得上，再多點也不要緊，就怕……」不料到了上海，奔那個，「帶着老婆來上海」總算找着了一條出路，聽說他也有十多塊錢一月的「有幸福的人」，希望着「要有這們一個事也心滿意足了。」却聽他說，「機器把一身都榨乾了，上海實在找不到工做，活不下去，你看，我一歇下來就兩個多月，」他的老婆又說：「家裏還好吧，飯總有得吃，我又小產了，那天廠裏鬧罷工，我摔了一交，」他又說，「我們還是回去！你幫忙我們打聽點生意好不好」——「你到底來幹麼的？」失望之火焰，把這一羣農民燒得痛恨後悔，開口不得！到茶館去，又聽了一些做工的苦痛，還給了一頓譏笑，「怕上海餓死的人不夠麼？要你們趕着來送死，幾十萬人在這裏沒有工做啦……」結果有的橫着心去送死，有的趕着月亮走路回家了。這是一篇寫實主義的作品，但末了也用了思想主義在暗示着光明，技巧上思想上都算是成功的了。

關於母親

當我讀到：

他也有像他姊姊一樣的那雙大而圓，靈活而清澈靜靜的望過來的眸子。
這是死去的父親的眼睛啊！

一節描寫，眼前現出活生生的丁玲的影像，同時又感到這影像，或許要永久消失，我是忍不住的流下眼淚了。

『那雙大而圓，靈活而清澈，靜靜的望過來的眸子，』這樣以自己的眼睛作 model 的描寫，在丁玲過往的著作中，是常常可以碰到的。

x x x x

母親，在丁玲的創作計劃中，是早就該完成的著作了。一九三一年，她把孩子送給在湖南的母親撫養，回到上海的時候，已經有了寫這部小說的決心。她不止一次的向我們說起，並且把字數確定在三十萬。每次說時，在她『圓大清澈』

的兩眼裏，總燃燒着對這部書的無限的希望。同年五月，她在光華大學文學會講演，曾提到這一部書。

她說：

「現在我正打算寫一個長篇，取材於我的家庭。我的家庭，現在還有三千人——遠近親戚都在內——家庭中一切人，彼此都十二分親近。家中總算還有許多錢。我的祖父，曾做過很大的官職。我在家裏看見父親保留下許多榮耀的衣服飾物。可是我的父親在一種有趣之下，把家產又都用光了。自父親死後，那時我還很年幼，就從大家庭裏脫離出來。我沒有姊妹們受到大家庭薰染的深。我跟隨着母親在學校裏長大起來。連父親的面目，我都記不清楚。可是，我從他遺留的東西之下，我能窺出他的性情，他的一切舉動。家中吃飯，非常熱鬧。每次開飯，都是好幾桌。家中常向外挑戰，或任性購物我聽說父親有一天叫一個工人整日裏作馬鞍子的綉工，而他自己又不會騎馬，等作好後，他請旁人騎，他自己却在後面跟着跑。現在我的家庭裏還少不了有這種行動的人。他不會再享受這種生活了。我會回家一次。爲了我的創作，

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詳詳細細的弄個明白。

『我的母親在家裏會享受過大家庭中的福，而我得到什麼？住在二百多間屋子的門院裏，憂鬱地。牀鋪非常之大，每張牀都帶着窗子的。我這樣講來，大家都會推想到一切吧。每天晚上，家人都怕進那無人住的空屋子。我會做了土匪叔叔的姪女。因為那時的社會處在一個非常混亂的局面。我的家中，差不多無一人讀書，全在酒色之中完了。家中沒有一個人能像我這樣子有精神，說打架，沒有一個，可以稱上對手的。家中藏着許多桿鎗，白天躺在屋子裏不敢出來。』

（孫晶陽記）

母親一書，雖然三分之一都沒有寫完，但從這演講裏，我們是可以得到若干消息的，至少是在大家庭的沒落方面。她的父親是一個很有趣味的智識階級，在沈從文的近作記丁玲女士（國聞週報十卷三十期起，）裏，也提到這一些事。

這部書的全般計劃，『良友文藝叢書』的編者言，是略而不詳的。我這裏還

保留着她寫給大陸新聞編者的一封信，關於母親寫作的動機和怎樣寫等等，是說得很多。全部刊母親，一般的說來，既永無完成之望，想到僅祇能一讀她留下的計劃，而這計劃又不爲多數人所知時，就是讀者，也必然是感慨無限吧。這封信，爲保存牠的完整起見，我不願節錄，全體的轉抄於次數：

編輯先生：

承你們的好意，輾轉的寫了信來，叫我爲你們的日報寫一篇小說；我當時答是答應了，但是一直到現在還都沒有動筆，而且你們的報紙也出版了半個月了。自己才覺得失了信，很對你們不起。這是要請你們原諒的。實際上寫點小說，看看是容易的，卻也有許多困難。所以，我爲你們日報作想，就覺得不能不有點審慎。我又不曾拍將軍的馬屁，寫一點上海戰爭中的英雄；又不能鼓吹殺人喝血，同時也不能寫些上海男女關係的黑幕，像現在流行於好些日報上的小說一樣。不過雖說好像有這末些難題，我倒也並不願意不寫，或者就取了對你們的敷衍的態度，因此反決定了寫這部母親給你們。這部書我預備要寫三十萬字左右，我對

你們的希望是每天登一千字，不能間斷十個月登完。

下面我要講的，是我願這部書的動機，和怎樣寫：

開始想寫這部書，是在去年從湖南又回到上海來的時候，因為難說在家裏祇住了三天，卻聽了許多家裏和親戚間的動人的故事，完全是一些農村經濟的潰崩，地主，官紳階級走向日沒窮途的一些駭人的奇聞。這裏面也間雜有貧農抗租的鬭爭，也還有其他的鬭爭消息。

而另外一方面，也有些關於小城市中有了機器紡紗機，機器織布機，機器碾米廠，和小火輪，長途公共汽車的，更和一些洋商新貴的軼事新聞（在那小城市中的確成爲不平凡的新聞，（和內地軍閥官僚的橫暴欺詐。

這些故事。我是非常有趣的聽到了。然而同我小時在母親身邊聽母親講故事那些故事上是完全兩樣，而且就在每次回家，都有很大的不同。逐漸的變成了現在，祇是一個家裏，甚或一個人身上，

都有會幾何時，而有如許的劇變。但這並不是一個所謂感慨的事，是包含了一個社會制度在歷史過程中的轉變。所以我就開始有覺得寫這部小說的必要。但總因為時間的不充分，我又不習慣一想到就動筆（如章護的設想，是在寫時前二年，人物背景都是五卅前的，）當中祇取了一點，寫成一篇田家冲。後來雖說幾次因幾個朋友的鼓勵督促，因為我同他們討論這部書的內容，而預備動筆，但一計算時間，就又放下了。現在是鼓起很大的勇氣來開始，預備每天用兩個鐘頭，一個半鐘頭想，而半個鐘頭寫。

這書所包括的時代，是從宣統末年寫起，經過辛亥革命，一九二七之大革命，以至最近普遍於農村的土地騷動。地點是湖南的一個小城市，幾個小村鎮。人物在大半部中都是以幾家豪紳地主做中心，也帶便的寫到各種其他的人。但是，為什麼我要把這書叫着母親呢？因為她是貫穿這部書的人物當中的一個，更因為這個『母親』，雖然是受了封建的社會制度的千磨百難，卻終究是跑過了。

在一切苦鬪的陳跡上，也可以找出一些可紀的事，雖說很可惜，如她自己所以爲憾的，就是白髮已經滿鬢，不能做什麼事，然而那過去的精神，和現在屬於大衆的嚮往，卻是不可卑視的。所以叫母親，來紀念這個『母親』的。

再，是關於寫的形式，我想也還是祇能帶點所謂歐化的形式，不過在文字上，我是力求着樸實和淺明一點的。像我過去所常常有的，很吃力的大段的描寫，我不想在這部書中出現。

最後，我應該向編者和讀者聲明的，在這日報上所發表的這部小說，祇是母親的草稿。到出單行本時，恐怕還要經過很大的修改，或甚至於重作。

此致敬禮，並祝編安！

丁玲 六月十一日夜

母親在大陸新聞上並沒有發表完結，這樣下去有一年多，雖說分頭接洽過幾家書店，丁玲始終不會動手，直到一九三二年九月間，才繼續寫下去。已發表

的，除掉更動少數的字外，可以說沒有改動。丁玲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寫的『我的創作生活』裏寫這其間的寫作情形道：

後來良友的『文學叢書』又來要，才又繼續，但是爲了病，爲了事，總是寫一天擱十天，不知那天才可寫完。以後，我不想再寫長篇了，潦草，夭折，都使我難過。

丁玲却實是不斷的在這種狀態下去工作，因爲她並不是一個『沙龍』式的作家，有充分的時間，給她關在家裏慢慢的想，細細的推敲，句斟字酌的寫。她的後期的作品，據我所知，都可以說是忙裏討閒來寫。一定是書坊的老闆，雜誌新聞的編者，逼她逼得很急了，她才抽着時間來寫。或者是在生活上陷於沒有辦法的時候了，才抽出時間來趕。母親的第一卷，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所作成，有時寫一天，而擱下的是超過十天之上。

因爲說到了丁玲的創作生活，而這生活的方式，是非常正確的可以幫忙一個作家的生長。我想簡略的發展的說一說，以供母親的研究者的一切。關於她的創作經驗，在她的演講裏，創作生活紀述的文字裏，說得是相當的多。尤其是令我

不能忘懷的，比較起來，有『我的創作經驗』一回的演講。這演講的紀錄，曾經刊載在中華日報的文化批判第二期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裏面，除敘述她自己的創作生活外，是更有具體的向青年指示了寫作方法上的問題。

她說：

至於寫作的方法，第一，就是作者的態度。好像能工一件事，資本家和工人，就能夠生出不同的見解（態度。）這時候的作者，站在那一個見解上，寫在他的作品中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他是無法隱瞞，無法投機，因為階級的意識，並不是可以馬上製造出來的。第二，是材料和態度有着密切的關係，就是材料。像在上海，我們最容易採同時也最應該採取的，是反帝的題材，尤其在九一八到一二八中間，特別多。第三，是文字作者在文字上，有時是有很多的幫助的，因為很好的題材，有時候因為文字的不會運用而失敗，所以多讀書也是必要的。第四，是經驗這是更重要了。每一個作者，對於一切現象，都應該去觀察，去經驗，去體驗。因為祇有在經驗中，才能得到認識。（文青記）

演講稿的紀錄很簡略，而且講者自己沒有看過，在這裏，我們祇能原則的去把握。丁玲的這幾點指示，是非常正確的。而且由於此，我們也可推想到了丁玲自己的創作的態度，母親的寫作方法。母親的寫作方法，在她自己的計劃書裏，是各方面都說到了，和這是可以作一回對比的參考的。可惜，這樣完備的計劃，竟不能使它完全的實現出來。

關於丁玲的母親的資料的提供，能以想出的，如上述而已。這些材料，對得研究母親的人們，多少總可以給予一點幫助吧。在這裏，我還想繼續說一點的，就是關於母親的我個人意見的問題。母親出版以後，在各刊物，新聞報上，登載的對於這書的批評已經很多了。現在再瑣瑣的贅說，是大可不必的。我祇能原則的，簡單的，指出幾點。

在前引的丁玲的信裏，已說明了母親這一部小說，是『包含了一個社會制度在歷史過程中的轉變，』反映了從前清宣統末年至最近的社會變革，第一部寫的是辛亥革命前夜的事。這就是這部小說所在的是什麼時代問題。在我看到的關於

母親的批評文字裏，有一部分，在這一意義上，是指出『太模糊，太不親切的缺點。如此的認識，我認爲是不對的，母親一書，』時代的描寫，『事實上是顯明。一個新的時代的孕育，在當時社會種種不安的現象之中，是在什麼地方也令人會感覺得到。黨人的興學，辦報，組織，活動，家庭間的分崩，離析，封建勢力的動搖，不穩，廣大青年的苦悶，轉變：這一切，都成了新的時代，辛亥革命是來的預言，這預言，在母親一書裏，什麼地方不到呢？如果說，『辛亥革命表現的模糊，不親切，』那見解，是說明批了評者的理解太機械，沒有理解得『藝術形象化』的意義，而作者，就根本上沒有正面描寫到辛亥革命的意思，也沒有可能。然而，丁玲雖沒有正面的或者強調的寫辛亥革命的史實，母親却仍不失其爲一部時代的革命史，這是很明白的事。

母親所要描寫的，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裏，大家庭必然衰落的形勢，以及在這將要崩潰的舊的礎石下面的新的力量的生長。母親裏，可以使我們看到家庭間的思想，在當時是如何的衝突，經濟的關係是如何的矛盾，革命的要求，真是在什麼地方都冒着熊熊的火焰。『江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從玄媽向老子說的一番

話裏，可以看到這一家人三代的經過，和它是怎樣逐漸衰落下來的情形，真是所謂『在悲傷中支持着。』在這樣的形勢下面，當然是一部分人繼續的做着『在悲傷中的支持』者，但另外的一部分，却因着光明的欲求，毅然決然的，衝破一切的困難，排除一切的阻礙，而走向新的時代。當然還有一種人徘徊於二者之間，比較的傾向着新的方面。這一些人物，在母親裏，丁玲是都描寫到了，當然，也是必然，她強調了曼貞——毅然決然走着新的路的『母親』——的一條線，母親所要寫的，也就是這一條線的在二十年來的發展。

所以，要問母親主要的是寫什麼，那就是『以曼貞爲代表的我們前一代女性，怎樣掙扎着從封建思想和封建勢力的重圍中闖出來，怎樣憧憬着光明的未來。』曼貞所走的路是非常艱苦的。什麼決定了她走這樣艱苦的路呢？以及進行的途中，不斷的遭受了打擊，又什麼增加了她的勇敢呢？曼貞的思想轉變，是有着許多條件的，並不單純的由於她弟弟的影響，主要的還是大家族的經濟崩潰，以及依附着經濟制度而產生的種種社會生活現象的激動。丁玲，在這一點上，理解得是很充分，她很有力的寫着曼貞經過些什麼事，這些事怎樣不斷的影響她的

思想，感情，使她走上新的路，必然走上的新的路。她更發展的寫出在曼貞的邁步向前時，又遇着了些什麼樣的困難，和她怎樣的一一克服它。這樣的創作方法，是非常正確的。同時，在母親裏，丁玲不僅寫了曼貞一個人，一樣的是用了很大的力描寫了圍繞着曼貞的其他女性，初進學校的這一班女性的情形，入學後的對革命的同情，進一步的要求參加革命，在學校內的組織活動，這一些『活生生的現象，』都一一的如實的映在我們的眼前。總之，在母親裏，曼貞是不斷的在發展，這發展，並不是脫離社會的超現實的發展，而是真實的和着時代的發展合致的向前進。讀母親，在這些地方，是應該加以注意的。

那麼，丁玲的母親整然是一部很成功的創作麼？這也不然。母親雖然有這一些優點，也有相當的缺陷。上面所說，主要的祇是指出丁玲對於這一部書創作方法上的正確，而且有了不少的成果。如曼貞的思想轉變，有些部分，寫得固然很充分，有的部分，却非常的簡略。曼貞轉變的一部分動機，在作者的敘述裏，是曾經涉及了，却沒有發展的寫。關於辛亥革命的事實，反映在武陵方面的太隱

約，就已刊行的母親看，可以如此說，但因為本書缺乏最後一章，我們是不能肯定的說的。在全書中，第二章寫得最成功，詩的氣分很重，是可以作為一章抒情詩讀。第三，四兩章，學校生活，女性的思想轉變，部分的顯出冗贅。第一章，是最鬆弱的一章！這連繫到前幾節所敘述的丁玲創作生活情形去看，原因是很自然的。不過，這些缺陷是說明了作者不能如一般大家的關在屋子裏精心的寫作，對於母親這一部書的存在是沒有妨礙的。母親雖然有些缺點，但這缺點並不能掩藏它的優點，在一九三三年的中國文壇中，畢竟是一種良好的收穫。

一九三三年九月。選自現代。

小說：

奔

在家的那方，那隔斷了家的那堵不知名的山，慢慢的已經又從黑得不分明的裏面，顯出紫褐色來，而且在那染上了紅霞的在透亮的天空上，畫着很明的卻是柔和的綫。又一陣寒冽的晨風從荒涼的田地上打來，掃過這幾間紅磚的小屋又邁步到對面的樹叢，夜來的像似虎嘯的狂吼，已經低到祇是像貓頭鳥的咻咻的就過去了，卻也還是冷得刺骨。張大憨子耳裏聽到風已過了好遠，便又用背把抵住他背蹲着的王阿二撞了一下，便像是自語似的咕囁了一句：

「天亮了呢。」他已經把他那爛了邊的紅眼睛，從拱若手的袖口邊移出了一條細縫。黯黯的望着紅的那方，在那方，正有着家在那兒。

粗草鞋套在爛棉鞋上的一雙僵在他腿邊的大脚，也抖了抖伸開站起来了。僵着腰站在他前邊走了一步便又停住了說道：

「該快來了，說了是天亮的那班……」他沒有說下去，卻又偻着腰坐了下來，接着又打了一個冷噤。

草鞋的大脚便又伸在張大憨子的腿邊。另外有一個人站了起來，走到牆的轉角去，溲溲的小便着。這時天更亮了起來，滿天都是彩霞，紅房子的那一端，一個可憐的瘦雄雞，也抖了抖翅膀，伸着頸格格的叫了起來。小便的人走了回來卻不蹲下去，靠着牆又去採眼屎。那盞懸在眼前的電燈，還無力的射着一粒淡淡的黃光。不知從什麼地方又闖來了幾個鄉下人，都提着大包裹，像是做小生意的人。來的人把他們望了一望，便站在那一邊互相說着什麼。他們懂得車一定快來了，也有兩個人又站了起來，試着把蹣得麻痺的手脚伸了一伸。

那個穿制服的可憐的瘦的小夥子，夜晚看到他幾次在車來車去忙碌的跑着的，又咳着嗽走出來了。他打了一個圈子，望了望嵌在牆上的鐘，使朝這羣土老兒，幾乎在這冷風裏挨過大半夜的一羣投過了一個眼光，帶點憐憫也帶點不屑的神氣，於是他說道：

「來呀！」

而這時那個鏗鏘的鐘聲也響起來了，他們在這裏是聽到第三次的鐘聲了。他們便都站了起來，偻着臃腫的身軀，跟着那穿制服的人走到那買票的小門邊。那人不知說了一句什麼就走了。他們都望着那小門，沒有聽他。

「四等，六角大洋！一個一個的來！」門洞裏一片燈光落在一個小櫃檯上，賣票的人穿着一件布棉袍，聳着肩，紅着一雙沒有睡夠的眼睛，不耐煩的說。他那旁邊正放有一把破嘴的小瓦壺，似乎正冒着熱氣，把每個買票的人都羨慕的送過眼光去。

一塊雪白的大洋往櫃上一丟，響聲打到了心裏，不說話，揣着找回的四角大洋票，算也不必去算，得，左右不過……便走開了。

「管他娘，橫豎幾個鐘頭便到了……」張大憨子看喬老三憂愁的按着他裝錢的褡裢袋，便安慰他這樣說。他覺得他這句話也把自己安慰了一點兒。

「唔！」喬老三也跟着走進了月臺。月臺上又多了幾個不會見過的人，也有二個穿長衫的，大約就是學生吧。

太陽已經吐出了一線火紅。遠的稀的樹枝間也吐着滾滾的濃煙，而跟在那煙

後面便傳來了巨大的軋軋的車輪聲。突突的汽笛銳叫了兩聲，火車便喘息着，流着汗，一步一步，拖着滾來，滾去，而停在小的月臺上了。

有人朝一個車門口奔去，其餘的便跟着去擠。車上也有被推出來的人，都攔在那一個小門口，有的就嚷起來了。又有着大聲呼喊：「那邊去，這是二等！」於是這一羣更慌着一團，掉轉身急忙的，張着呆笨的眼光，胡亂的又朝另一個門口奔去。終於擠上了一個車廂。

舊的，髒的車廂裏面，擠着一些破的爛的布堆而又在這布堆上排列着不整齊的人頭。歪着的，掛着的，有些正咧着黃牙大嘴，從那大嘴裏送出濃的臭味，還從那些張着的鼻孔裏，一聲一聲的吐着齜聲，有些是把好久沒修剃過的頭髮蓬亂的倒着，而口涎便長長的垂到胸際。有些也張開了睡眠，望望車外也望望進來的這一羣，不動也不說。

「張大哥！這裏有位子！」

「去，那邊去，那邊還好擠一個！」

被鬧醒了的，移了一下身子，便又睡去了。有些便也揉着眼睛去望那關着的

玻璃窗，窗上浮着一層霧。

車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用着快步在跑了。

「嚇，這個什麼火車，倒真了不得，阿二，你來看，山呀，樹呀，像鬼旋磨，旋着旋着就跑去。」

王阿二真的就扭着頭把眼睛伏在玻璃窗上，老龍的衣袖已經揩去了一塊玻璃窗上的霧。他們都因為車廂上的暖氣，和車外的奇異的景致弄活潑了一點兒。太陽也斜斜的在車裏畫上好多條黃光，好些人都為這黃光伸直的坐了起來。

喬老三又摸了摸他的褡褳袋，他想到他的家財；那袋中所有的一切，他有點茫然，因為他的跟在這羣人之中到上海去，完全是由他老婆的慫恿，他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的。他又重覆着他已說過了好幾次的話來說道：

「張大哥！到了上海，你可別丟開我不管，我比不得你們，有親戚熟人，好歹要替我找個落腳！你知道我身上祇有這一點盤纏……」

「我身上會比你多麼？還不是那一點閻王債，一塊光洋，和四張毛票，什麼事都到了上海再講，莫那麼短氣！」李祥林把缺着嘴唇的嘴擠了進來插着這末

說。

「對的，找着他們就好了。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們家裏，闊人多得很。找口把飯還不容易麼？」張大憨子又把那爛眼皮朝家的那方擠了幾擠，想着這是燒早粥的時候，又想着借來的那斗米和剩下的兩簸箕糠，喫總是不愁的了。於是他又接下去說道：「祇要找得到事做，總不怕他那孫二疤子，媽的這東西，到夏天我們歸賬時，一人三石穀算在一塊，便宜點，畝把田又差不了好些了。」

「祇要歸得上，再多點也不要緊，就怕……」喬老三說着把頭低下去了。

老龍這時已從口袋裏掏出一個乾糰啃着，另外也有人啃着從家裏帶出來的粗糰的大餅，而談話又加上了一些生氣。

「到底也值得，大半夜的老西北風，吹在咱們身上不算個什麼，六角大洋，嘿，就是好幾天的糧，冷總還熬得住，餓可不成。」

「三等四等一個樣，要有五等咱們就坐五等，再打個對折。」

「到上海幾個鐘頭？五個，還不貴？五個鐘頭要花上六角大洋，合錢是兩千了……」

坐在旁邊的那些同車的不認識的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談話。他們也有些是去上海的，但是對上海的情形也是不熟悉。大家互相交換了一些家鄉的苦難，和旅行的目的，大抵都相差不遠。於是又談到年成，又談到行市，車裏慢慢的更熱鬧起來了。有幾個娘兒們也坐在那一端，敞開了胸口，口袋似的垂着大的奶便塞在哭了的嬰兒的嘴中，太陽這時已經從每一個窗口投了大片的陽光進來，因着車身的震動，在那些乾糙的臉上和髒的衣上跳躍的盪着。而這羣人，這羣在冷風裏蹲在牆邊蹲了大半夜的人，因了暖熱的空氣，加之胃囊裏又滲入了一些粗的麥粉，昏昏的瞌睡，便慢慢的爬上了眼皮，談話減少下去了，新的鼾聲又在一些睡醒了人旁邊發了出來。

「噓！噓！」汽管子嘶着尖銳的喉嚨，接連的叫着，黑的濃煙，白的蒸汽，在車身邊掃着，輪軸發狂似的在引擎下滾着，車上的乘客都騷動起來了：「看，有洋房子呀！看那些煙筒，那就是工廠呀！……」車到了上海了。

長的列車駛進了火車站，停在第六號月臺上。幾十個車門裏，吐着那從各鄉各鎮匯流了來的人羣。這羣土老兒，緊緊的六個人擠在一塊，跟着人羣朝出口

奔。積運夫雜在穿皮大衣的粉臉太太裏，太太們又吊在老爺手上，老爺們昂首在鄉下人旁邊，賽跑似的朝出口處奔去。大人們不知在喊些什麼，小孩子也跟着在喊。也有跑在前面去了的人又打回奔……「媽的，乖乖！」他們之中誰是這樣的說了。

慌張的，膽小的，從人裏面又闖到人裏面，緊緊的擠在一塊，又來到了街上。

「豬獯！」開車的伸出頭來朝他們罵者，黑色的汽車擦着身走去了。差一點沒有壓在那輪下。看到對面飛來的黃包車，回頭就讓，又剛巧一個穿旗袍的女人在後邊，血紅的嘴裏便吐出銳聲的一句罵「作死呀！」

土老兒便站在街的一角去商量了起來。商量了一會便又往前走，他們推舉張大憨子打頭裏走，問路，張大憨子便用力睜着他的爛眼邊，扭着一個笑臉，看見有和氣點的人，便走上去問：

「請問烏家角往哪走？」

有的回答是搖一搖頭，有的回答是：「大概是往西吧，走過去再問問。」

「嘿，看那羣人，土裏土氣，」小娘們走過身時總要悄悄的指點着說。

「嘿，老龍！你看那邊，那個赤身的小囚就像活的一樣，有錢時買個小的回家去供在櫥櫃上倒不壞，」一些百貨店裏的東西，花花綠綠，真是一輩子也沒有看見過的東西，時時惹得他們去看，看着看着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道：「走呀！走呀！找到了再說吧！」

「嘿，喬三哥！上海的娘兒們才真怪模樣，學的洋鬼子打扮吧？」又有人說了起來。忘記了憂愁似的。

走過了一條街，又走過一條街，從比較熱鬧的地方走到卵石的馬路，兩邊祇剩一些低矮的瓦屋的地方來了。街的邊上也停得有一些小攤，攤的旁邊，圍着一些髒的孩子，揩着鼻涕，用眼釘着那攤上的花生，有更多的，單一頂破帽的，頑皮得怕人的孩子們，在街心上揪着滾着！一些推石子的小車，推煤渣的小車，推糞的小車，吱吱呀呀，孔孔的小心的，讓着這羣野馬似的孩子們走過去，間或來了一部運貨汽車，孩子們便叫嘯着，跟着車後邊追着跑，跑了一陣才又跑回來。這裏也有脫毛的老狗，像沒有家的，癩着肚皮無力的躲在一邊用着生疏的眼

光來望過路的人。

他們又問，知道快到了，一縷高興又升了上來，他們看到他們的一些希望，這希望也走近了一些，而太陽正高高的照着他們，走在頭裏的張大憨子便又說了起來：

「三年沒有看見了，我姐夫真也是條好漢，下田做活，一個人當得兩個人。也是運氣不好，碰着過兵，拉去當了半年伙子，等他逃回來，東家的田早轉把別人了，橫豎田裏也沒有多少油頭，盤繳不來，他一狠心離了家，帶着老婆來上海，總算找着了一條出路，聽說他也有十多塊錢一月，我要有這們一個事也心滿意足了。祇是這時到他們家裏去怕他不在家，不過我姐姐一定在家的。」

「張大哥！你找好了生意，可別丟開我，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我是靠在你們身上的了……」喬老三又擔心的說。

「那裏的話，咱們一塊兒出來，當然有飯大家喫，我要先上工，我就借一點給你，你莫急。」張大憨子慷慨的說。

「要是你姐夫不在家，我們就去再找趙四爹，老龍你娘舅住在哪塊？」

「娘舅住在哪塊我也弄不清，我曉得他是在東洋紗廠做工，到廠裏一問終歸就會明白的。」老龍這時忽然才想起那年爲一籃番薯他同趙四爹打架，把趙四爹的頭都傷了一大塊，現在他卻來到上海，求趙四爹替他找事情，怕不十分靠得住吧，於是他悄悄的悔着，同時又安慰着自己：「舅舅終歸是舅舅，他總不好看着我餓死。」

他們又問着，轉進了一條小弄，弄後有幾個院子，錯綜的立着三家小瓦屋四家小茅屋，雖說是冬天的太陽，也把那些院子裏的垃圾晒出好些臭味來。

跨過了一個積水小潭，站在一個蔑籬笆的門邊，張大憨子便直着喉嚨先喊了起來：「李永發！李永發！」

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的臉便從晒在竹篙上的尿布邊伸了出來。鼓着詫異的大眼呆呆的望着，稀稀的黃髮把那臉更弄得難看了。廂房邊也伸出一個蓬鬆的頭，在那頭邊的窗門上，也不知掛了樣什麼。房子兩邊，雜亂的堆着一些破洋瓶破瓦罐，破布條，房子裏也好像有脚步走動。卻沒有人理睬他們。

「李永發！李永發！大姐！……」

「阿發哥！阿發哥！好像有人找你！」是那蓬頭髮的聲音。

從東邊的房裏走出李永發來，他赤着身，一手還舉着短棉掛，他的赤色壯健的農人的胸脯，已經乾癟，他深陷的臉的輪廓也使張大憨子認不出了，可是他還認得張大憨子，他衣服也不穿上便搖着他的枯瘦的臂膀走了過來，抖着，笑着叫了起來：

「阿！憨子！你來啦！」

但是他馬上便停住了笑聲，他望見了憨子後邊的一羣，他不說話了。而憨子卻說着，憨子以爲自己會笑的卻沒有笑，這改變了形像的姐夫，不祇使他覺得生疏和同情，幾乎是一個大的打擊，他笑不出來，祇說道：

「不認得你了，老啦，你害過病麼？大姐呢？……」

「進來吧！你們一塊來的麼，這是王阿二，我還認得你，唉，我卻變了！做田到底還好點，進屋子裏來吧！」他穿上短棉衣就引着進去。

外邊屋子裏擺了一屋子東西，牀鋪，煤爐子，剛好有一條走路通到裏間。裏間便是李永發花兩塊錢租來的一小間房。這一羣人一走了進來就塞實了，習慣在陽光

底下的眼睛，這間房更顯得黑暗。李永發拖出了一條長板櫬邊讓着又邊問道：

「剛剛來上海麼？」

牀上，蹣在亂棉絮裏的一個婦人也哼着問了：「憨子麼？」

憨子走到牀邊去，這羣人一句話也不說，有一些東西，一些未曾有過的東西來壓在心上了。

「唉，憨子，你來得正好，你大姐天天都在念你們，想得要命，說是能看到屋裏一株樹也好，要是弄得到盤纏，早就和她回來了，去年的收成聽說很好，不曉得回去弄牠幾畝田種弄得到不？」

「唔……」

「你看我瘦得多了阿！病倒並沒有病過，就是一天十四個鐘頭喫不消，機器把一身都榨乾了，沒有讓機器軋死總算好，不過這條命……憨子，你們來做什麼的？」

「憨子，家裏還好吧，飯總該有得喫，我又小產了，那天廠裏鬧罷工，我摔了一交。」婦人從破絮中伸出了一副可怕的面孔來，像個老女巫的面孔。

「唔，還好……」

「憨子！我們還是想回去，你幫忙替我們打聽點生意好不好，上海實在找不到工做。活不下去，你看，我一歇下來就兩個多月，她又睡在牀上。憨子！你們到底來幹嗎的？」

張大憨子答應不出來，咬着嘴，望着這一對他不敢相信就是他的親戚的臉發氣，已經找不到一點可以安慰他們的東西給這對快餓死的男女，而且他惱着他們，他把許多應該大發雷霆的罪過都加在這一對夫婦身上，他以為他們騙了他，騙了他們來上海，說是怎麼容易找工作，怎麼好賺錢，他又恨他們的失業，他祇想打他們一頓，或是把同來的人打一頓，但是同來的一羣，也野獸般制住野性似的來惱着望他，像要同他相打似的，祇有喬老三這時卻忍不住在這些眈眈的虎視之中哭起來了。

晚上來了，太陽已經昏昏沈沈的落到一些屋子後邊去。這羣人還在街上奔着。同着他們一塊兒奔着的，是那些放了工的走回家去的人們，他們用着羨慕的眼光去望着他們，而那些無力的掛倒着頭，拖着疲倦的脚步的人們，祇凝着癡呆

困乏的灰色眼珠，茫然的望着前方，他們不能計較到身外的物事了。夾在這裏奔着的，還有那些蒼黃的不像人樣的女人們，頭髮上，衣服上都黏着從廠裏帶出的一些棉絮，棉絮又從那些頭上飛到另外一些的地方去。他們望着望着，反覺得可憐他們起來了。可是薄弱的同情，抵不住自身的恐慌，於是又更焦躁了起來，王阿二怒狠狠的望着老龍叱道：

「祇曉得東洋廠，東洋廠，你不知道上海是有這樣多的東洋廠麼？」

「我不曉得，你曉得！他從來就祇說東洋廠……」

「不要吵，不要吵，還是找個地方喝口水，喫點東西吧，明天同我過浦東去，我叔叔前些日子來過信的，他準有生意，吵也沒用。」李祥林排解着說。

「好吧，好吧，」張大憨子便跟着他們走到一個小茶館，心裏一邊便想起了他睡在牀上的姐姐她小產了，祇有一點小米粥喫，她很想買一塊燒餅，燒餅裏是夾得有點豬油，而她姐夫卻不能讓她滿足。他想：「替她買幾塊吧，我身上總還有一元四角大洋……」

他們坐在茶館的一角，泡了一壺茶，各人從各人的包裹裏掏出那剩下的一點

乾糖來嚼着。空虛的肚皮就更空虛了起來似的，少量的麥粉填不滿那比飢餓還厲害的慾望，王阿二又不耐煩的說了：

「你叔叔住在哪塊你清楚麼？」

「浦東賈家場，離英美煙廠不遠，他在那裏做了五年工了，他大約可以……」

「他就做生意，也不能養我們，他就替你找到生意，不見得也替我們找到，你沒有看見他姐夫，就是個榜樣，他那外邊的兩家人不也是坐着喫麼？」喬老三搶着來說。

「他媽的，東洋廠，東洋廠……」老龍更握緊着拳頭，他同趙四爹久已消溶的仇恨，又來在他心頭，他恨不得一下就找着他先來幾拳。

隔座的幾個人也在那裏談得很起勁，一個小夥子，穿一身破夾衣，灰色的臉，灰色的長髮，最多也不過十六歲的身架，卻一副蒼老的面孔，他用力把他左手上的香煙吸了一口，右手畫着圓形，便接下去說道：

「我聽到一聲口笛，心就一跳，知道不好了，果真啾啾啾啾的，哼，你知道死了多少，幾十個工人就躺在地下啦，起碼總有四五個活不轉來，媽的，叫

開槍的就是小王啦，他是副廠長，打死幾個工人算什麼，你要鬧，他就索性把廠一關，看你幾千人到什麼地方去找飯喫，現在鬧罷工啦，要凶手償命，要撫卹金，要醫藥費……我說，都是空的，打死工人又不是剛有的事，罷工也不知罷過多少了，從來還不是因為肚皮不爭氣，又復了工，我說，乾脆打死他們，咱們自己難道不會開廠嗎？」

另外一個年紀稍微大一些，也是灰色的臉和灰色的頭髮，他鎮靜的問道：「你打死誰？你要一動手，毛還沒有挨着他一根，你就得喫生活，什麼事都得慢慢來，現在還有些人信東家是好人，有些人甯願餓死不敢動，有些又被資本家買去了當走狗來陷害工人，所以一切都得好好的來，好在這裏喊是沒有用的，就使殺死幾個廠長也還沒有用，現在應該要讓工人個個都明白，齊心起來坐在一塊拚命，所以要提條件，還不許開除工人，小五子，你莫要急，終有一天……」

他們聽着這些，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而又有一個人，是坐在他們前邊桌邊的，正攔住一個闖進來的小乞丐問道：

「阿金，你爸爸的手膀怎樣了？你媽媽還沒有找到餅頭麼？要你爸爸看穿一

點，不當王八也沒有飯喫，趁着老婆還年輕，可以撈幾文是幾文，你這小王八闖進來幹嗎，看別人要把你當小扒手，關到牢裏去喂蟲。」

「操你的娘，操你的奶奶，……」小乞丐罵着就跑走了。

「媽的這小豬獠。」那人便掉過頭來望着他們說道：「唉，你們不曉得，他老子同我一個車間的，上月不知怎的，他眼一花，祇聽一聲喊，他就昏倒在地，一隻膀子血淋淋的便捲到皮帶上去，壓去許多肉，又飛下來打在他頭上。我們都算他活不了，他卻又沒死去，天天睡在牀上哼，這一生也莫想有工做了，廠裏賞給了他十塊錢了賬，女人沒有飯喫，祇好偷人，兒子成天討，偷東西，你們太約還不曉得做工人的苦處，唉，你們是剛來上海的吧，上海白相的地方交關多，兩毛錢的門票，儘你看半天的戲，法租界也好去看看的，有一座十四層樓的屋子，屋子外像螞蟻似的停着汽車。喂，你們做什麼生意？……」

好些人都望着他們了，他們不知怎樣說才好，大家互相望着，還是張大憨子大着膽子說道：

「找親眷，想來上海找工做的……」

於是有些人就不客氣的笑了，笑的聲音使他們都打戰，有人就氣憤憤說道：「怕上海餓死的人不夠麼，要你們趕着來送死，幾十萬人在這裏沒有工做啦……」

「鄉下也沒有飯喫，收了一點，都還把東家了，肥料也扣還把他們，家裏一粒也不剩，還是借了兩塊錢做路費來的，兩塊錢一斗米，夏天要歸上三石穀，不曉得上海情形，曉得也不來了……」

「沒有飯喫，應該問你們東家要，像我們一樣，沒有工做，也要問資本家要，你們的血汗，一點一滴的落在田裏，我們身上的肉和血也還不是在車間裏一片一榨把他們了嗎……」

茶館裏又圍了許多人，都把他們當做談話的中心，七嘴八舌，然而沒有一句話可以暫時使他們寬心一下，祇有使他們更其難堪，他們坐不下去了，便又走出茶館來，喬老三咕噥着道：

「我怎麼樣呢？我還是搭火車回去吧……」

「明天清早到浦東去，百事等找着了叔叔再講，浦東的情形也許好一點……」

李祥林自個兒在心上這樣想。

「唉，什麼地方有豬油燒餅買呢？……」張大憨子又眯着他那紅的爛眼皮。

月亮又升在家的那方了，那該是家在那兒吧。原野是靜的，遠處有一聲兩聲的狗吠，星星在頭上閃着憂愁的眼，月亮也時時躲在飛走的薄雲裏，風仍舊是一陣緊一陣的寒風，枝頭夜宿的小鳥，不安的轉側着，溪水汨汨的流去，火車的鐵軌像無窮盡的延展着，跨過了一條小溪，又一條小溪，轉過了一個小岡，又一個小岡的，而在這個夜晚，沿着鐵軌走來的，還有一高一低的兩個人影，是朝着家的那方走去的。

走在前邊的那個高一點的人，望着遠處的消失在迷朦的夜色裏的地平線。眯着那爛眼邊的眼，又舉手去揩了揩眼睛旁的淚珠，說道：

「早曉得，同喬老三一道，也好，總還有得火車坐，阿二，你說還有多遠？」

一步一跟，跟在後面的阿二也擡頭望了望遠處，便答道：

「莫問，走就是的，走到有小屋的地方，便找個躲風的地方，過一夜，明天又走，後天再走一天，那時再說吧。」

「唉！……」

兩人便又默着走下去，大家都不願意說什麼，而張大憨子便又看見他姐姐的臉相，那末一副可怕的死人的臉。他又想起她那屍身，她祇穿一件單褂，……但是他能怪他姐夫麼？他又想起一些別的，那些乞丐，那些女人圍在死屍邊哭，他們的男人就是被廠長開槍打死了的，他又想起那間小屋，他跟着他姐夫去過的，他們在那裏打嗎啡針，那些去打嗎啡針的人，都黑瘦得不像人，渾身都是針孔，姐夫說他們不打針就沒有精神做工，打針呢，有一天也要死去，他又想起……他想了許多，他覺得天已經漸漸的壓了下來，他呼吸也跟着急促，他簡直不敢看什麼了，他喊起來道：

「阿二！阿二！」

阿二忽然也趕向前來抓着他，喊起來道：

「憨子！憨子！」

兩人抱者站了一會兒，才明白過來，於是又排者走向前去。

「我說，阿二，真悔不完呢！……」

「不想他了，不想他了，李祥林也不是好人，他一定找到他叔叔了，他就不管我們！」

「靠不住，也許他比我們還壞，小劉同者他一塊兒的，小劉總是好人的。……」

「憨子！老龍的話也有道理，他說上海的工人是有出路的，因為他們齊心，他一定要留在他們那裏，不過我們也好齊心起來的。小龍留在上海，也不過多一個告化……」

「唉，……阿二，你有不有方法還那三石穀？……」

於是他們又不做聲了，又低者頭，讓那勁的風從頭上刷過，腳踹在地下，一點聲音也沒有。

可是遠處卻傳來軋軋的車聲，接着便看見了那車頭上的大燈，濃的黑煙，也染上了那瀝清色的天空，於是火車便飛快的朝他們衝來，掠過他們的身子又滾向

前去了，這是到上海去的火車，而在那車上，在那有電燈光的四等車箱裏，又有一批一批的鄉下人，在鄉下過不了而跑到上海去的，他們正睡在那裏，咧着嘴，流着口涎，做着可憐的卻是荒唐的夢。

這激烈的震響一流過，原野又重復安靜了，而王阿二卻歪着嘴角狠狠的答道：「三石穀麼？有方法的！孫二疤子你等着！」

· 選自現代 ·

消 息

一

「老太婆，廚房裏去吧！」她的小兒子阿福爬完了吊梯在那門洞裏鑽了進來。跟在他後面爬進來的，又是那個穿灰短衫，脅裏夾着一件捲着的長袍的人。

老太婆正坐在靠街的壁洞邊，有橫豎兩尺大的木板可以拉開，一片天光在那裏射進來。她在那裏替他的孫子補一條褲。

兒子望也沒有望她，便脫下藍布褂，坐在牀上了，一邊讓着那人坐。

老太婆懂得又是那回事了。自從有了這回事以來，兒子就變得高了一點似的，更不把娘看得起。於是在她的心上，悄悄的罩上了一層被漠視的悲哀。她捲起那堆破布，望了望那人，便彎着腰走出去了。可是她並沒有到廚房去，卻在吊梯邊又爬進另外一個門洞，一間小到祇能睡一個人的攔樓。這裏是即使在白天，也是魅黑的。隔前樓祇一層稀稀的薄板，前面的說話，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接着又來了幾個阿福的同廠的，都在老太婆的眼前邊，在那個搖搖欲墮的吊梯上爬上了前樓。

老太婆聽着他們已經開始，便屏住氣用力的聽着。不肯放過一個字。

因為是黃昏的時候，巷前巷後都添了許多人，好些人光着赤膊在門外抹身。好些人坐在矮板凳上，拿一把破蒲扇趕蚊子。大家戲謔着。而且又有人在哼着一些不同的小調。聲音唱得大聲了，常常妨礙老太婆的聽覺。可是她還是一點也不心躁的耐心的祇注力在前樓上。

天色黑了下來，家家都在弄夜飯，柴的烟，劣等的油烟，在每家飛騰，氳氳在幾條弄裏，又慢慢向上升，飄去了。可是那小的攔樓，卻沒有通氣的地方，舊

的烟，塞在這裏，新的烟還要竄了來。老太婆便忍不住的不斷的噲了起來。

「咳咳咳咳咳……啊——噲……」

噲得太厲害了。便聽見前面房子裏有什麼人說：

「你娘病了麼？咳得這樣很！」

於是阿福便又大聲說：

「老太婆！叫你下去！這樣熱，躲在那裏做什麼？」

她曉得他們在嫌着她了，卻偏不肯下去。用一塊布抵着嘴，讓眼淚鼻涕流滿臉上。因為她還要聽他們說一些什麼。

媳婦同孫子已經在門口喫飯了，叫她，她不應。

蚊子成羣結陣的來襲擊，她輕輕揮着，在那枯老了的沒有血的一隻手上，也咬了許多口，好些地方，都小塊小塊的墳起了。

過了好一陣時間，那幾個人才走了。阿福也走到廚房裏找冷飯。老太婆便也從那黑洞裏爬了出來。

「老太婆，你病了麼？」坐在後門口，抱着小狗子的媳婦，和正在裝飯的阿

福都同時問了。

「哪裏？我滿好的呀！」寫明在她滿臉的皺紋裏的，說明在她的聲音裏的，是從心上漾出來的一些滿足的高興。不過她兒子和媳婦卻沒有覺得。

二

兒子和媳婦都上廠去，小狗子也在弄裏同隔壁的一些小孩玩去了。她一人又坐在那原地方替樓上住的得發補短褂。得發衣服都破得不像樣了，他老婆總分不出時間替他補一補。她白天在廠裏，清晨夜晚，忙燒飯忙洗衣服還忙不過來，那裏有時間替他補衣服呢？她一邊補着，一卻邊有點覺得不安起來，有一些話，總想找個人談談，而且總想做一點什麼才好。可是找什麼人呢，連兒子都看不起她的？究竟要說點什麼，做個什麼，她自己也攪不清。一個人很苦悶的又坐了半天。不過心裏面是總沒有把這事放下的，到後來連自己也不覺得的怎麼的怎麼就走到後弄的王婆婆家了。王婆婆在一個木盆裏洗衣服。她站了半天，同她說了幾句閒話之後，便忍不住的並沒有想的問了：

「你還記得前一晌到恆豐里去喫飯的事麼？」

「那裏會忘記大夥兒燒，大夥兒喫，祇要是窮人都有份，我說要長遠那樣就好了。」

王婆婆爲這個記憶有點興奮起來，把洗的衣服不管，站了起來，兩隻水淋淋的手，便在兩邊衣服上擦着。

王婆婆隔壁的李老娘，這時正走了來，聽到了這話，也與致洋洋的插嘴了：

「嘿，起頭還不信，阿三跑來報信的時候，都說他扯謊，租界上那裏會有那樣好的事？到後一去看，才曉得是真的。不是那邊那些人喊還不敢喫呢，可惜就不長，那起短命的巡捕和東洋包探來趕跑了啦。唉，真可惜，大竈大鍋全打壞了。」

「喫飯也犯法麼，這批死對頭，真容不得我們，不知道關他們什麼事？」

「你們知道那是什麼人拿出錢來的麼？」老太婆故意認真的問着。

「怎麼不曉得？都說是一個姓劉的拿出來的，後來被趕跑了啦！」

「姓劉的，他那裏有錢？有錢的人肯做這種好事麼？那不曉得就多給我們幾個工錢還好些。這個錢是……」老太婆說到這裏並慎重的把聲音放低了慢慢的說

了出來。

「哦！……」王婆婆同李老娘都驚詫起來了：「那這是個什麼人呢？」

「不是一個人，是好些，說是有百萬個人大家拚攏來的一筆大款子，特爲我們匯來的，因爲東洋人打上海，我們不替東洋人做工，餓飯。所以才說是燒飯大家喫啦！幫窮人的。」

「難怪！這樣才講得通，窮人幫窮人，我說呢，那姓劉的又不是饅子。你這個老太婆，從什麼地方聽來的。」

老太婆的常常在被漠視的難過，已經完全跑走了。祇覺得非常高興。而且非常大膽的說了起來，她好像自己已經懂得了好些東西。

「從前也睡在鼓裏的。可是我聽見了啦，說是他們打了敗仗，在商量送東西，……」

「這個是應該的，他們既然幫我們，我們也就得幫他們……」李老娘自以爲是的這樣說。

「就不曉得幾時來上海？」王婆婆望着老太婆，希望她能給她一個滿意的答

覆。

「來總得來的，遲早就得看我們，我們告訴他們要他們來得很，送一些東西，還打什麼電給他們，那他們就來得快些，因為他們怕我們望得很。還要告訴他們我們苦得很，那也一定得先來這裏。……」老太婆很有把握的說了。這些話並不是聽來的，而是她意識着的，她相信自己並沒有扯謊，那一定是真的。

「我看，我們也想個什麼法子送一點什麼東西，東西不怕粗，是一點意思，不會笑我們的。你們說呢？」

李老娘的這個主意真不錯，把老太婆的心說開了。王婆婆也贊成。大家就商量買什麼東西。祇是都祇能拿出幾個銅板，買什麼都不夠，於是又愁倒了。後來還是李老娘主意多，她說再邀幾個老太婆就容易了啦。

這個老太婆一想好了主意，便高興得孩子們似的，咧着缺了的癩嘴，分頭找另外的一些老太婆去了。

三

現在有了新鮮事做啦。三個老太婆去買布，兩個老太婆去買線，線貴啦，要

三個銅板一繖。家裏媳婦還有幾根的，不夠再跟別人討幾根，不用買了罷。於是又包着幾個銅板回來了。買布的幾個老太婆，老站在布店裏打圈子，決不定買那種，眼睛望着好些的，手在口袋裏數銅板，真難啦，買得太不像樣丟人的。

「我看，就這個也算了，媽虎點吧，這個也要三百六十錢一尺呢。」
鋪子裏的店員問她們買了什麼用的，她們肚子裏好笑，說不出口。

「算了，就買這個吧。兩尺夠不夠？」

「夠的，要他多放點吧。」

「夠，好貴，三百六十個錢一尺紅布！」

紅布放在懷裏，像寶貝似的捧着回來了。

什麼都安排好了，十幾個老太婆圍在一塊，可是又有人說要釘花，她看過別人的，也釘了花的。是的，既然東西是送人的，就總得合式，於是又拚了錢，派人再去買黑布。

東西做成了。針線並不高明。花樣也釘歪了。可是個個老太婆心裏都歡喜，像捨不得這禮物的老望着。這是一件大禮物。把東西捲好了她們大家又說到一些

希望來了。說得忘了神。就像真的上海的世界變了一樣：一天祇做七個鐘頭工，加了工資，禮拜天還有戲看呢，坐包廂，不花錢，……

之後，東西就交老太婆了，她答應一定交到，可是大家都想：「唉，不曉得要我們老太婆子的東西不要……」

四

兒子同着那人又來了。老太婆聽到他們的腳步聲，心就跳了起來，在補着衣服拿了針的手，也微微制止不住的抖着了。她故意不看他們，仍舊坐着不動。

「老太婆！你到廚房去坐！」阿福又這樣說了。

她想答應她兒子一句話，可是說不出來，於是便去捲那堆破布。

手指觸到了那包東西，心又猛的跳了起來，她擡頭去望那人；那人正望着她，非常和氣的。她好像又有了一些勇氣似的，拿起了那捲破布，也拿起了那包東西。她走到梯口時，又躊躇了起來。

「老太婆！你要什麼呢？」阿福看見她那尷尬樣子，便問了她。

於是她又走回來。回到那人身邊，復決然的從懷那把那包東西拿出來遞過去。她說：

「這個是送他們的，請你轉交去……」

「哪個？……」那人接過去了東西。

「他們！你們常常講的，我們曉得的，……」

「哦！……」那人有點覺得了。

「十四個老太婆拚擁來的，一點意思……」

紙包在那人手裏打開來。他歡喜得笑了。阿福也驚奇的叫着：

「老太婆！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是的……」她歡喜和着驕傲，她有點抖起來了。她忍不住的又咧開了嘴。

「呀！你們真好，我一定替你們交去，還告訴他們這裏的老太婆都自動的送東西，愛護他們希望他們勝利……」

「要他們早些來！」老太婆替他補充着。

「老太婆！你怎樣曉得的呢？」阿福問她。

這時她得意的笑了：「我聽得的呀！」

「哈哈……」都真的高興的笑着。

可是老太婆又忸怩了起來，她望着他們兩人，好半天才鼓起勇氣慢慢的問道：

「你們，那個會，也要老婆子麼？……」

「什麼會？」那人故意逗着她說。他覺得這老太婆很有趣的。

「曉得的。你以為我不懂麼？我都聽得清清楚楚的。」

「這老太婆倒壞呢！」那人心裏笑着。於是又趕忙點了頭，告訴她也要老婆子們。

「那就好辦，祇要你把上頭的意思告訴我，她們都肯照着做的。二三十個人一邀就攏來了。」

「好的，好的……」

另外幾個人這時候也從梯口爬進來了，都問着什麼一回事。

老太婆臉紅紅的，不過在那又黃又黑的老臉上卻看不出，她夾起破布走下樓

來。

「呀，真好！老太婆們也組織起來了呀！」幾個年青的人同時快樂的說着。老太婆心裏也滿懷着愉快，在梯口邊掉過頭來看。她們那東西，舖在板凳上的，紅的上面又釘了黑花的，放着無限的光輝

。選自文如月報。

某夜

『吡——吡，——吡吡，吡吡……』

一團數不清的人影從那有着青色的電燈光的廳子裏走向外邊的廣場去。靴子的聲音，鞋子的聲音，重重的踏在厚的雪地上。冬夜的狂風，迎着他們的面，用力的抨擊過去，還裏裏那細碎的，下了半個多月的雨點，和大塊的雪團。人心裏都被這突然侵襲了來的冷風不覺的打了一個戰。可是，『吡吡吡吡』的，還是走去了。

第二個，吼着大的叫聲的風，又無情的接着掃來，在這羣人的臉上和身上，

又做了一次的凶狠的鞭撻。於是在這個裏面的，在被許多人圍着，押着，趕着的裏面的一個，一個小身個的年青的，漂亮而又帶點憔悴的男人，便像駭着似的一下清醒了。那過去的，那適才所發生的一切，就如像是很遠很遠的那末明明白白的擺在當前；那張狡猾的臉，含着惡意和自得，是一張圓的臉，是蓄得有討厭的帝國主義似的鬍鬚的臉，那聲音，那壓制着笑聲的刁惡的聲音，他是那末驕傲的，無所顧忌的望着他們說，他是坐在那高台上的，他說，『還有什麼話說沒有呢？你們是被判決了，就在這時要執行。』他，這年青人記起了這個，一個可以燒死他自己的火焰在他的心上燃燒起來。他要扯碎那面孔；他要搗毀那聲音！他狂亂的，有點想從人叢中擠出去的，用力的快走了起來。然而在適才，在他突然的，並沒有經過審判，而被宣告死刑的時候，他是沒有像另外的一批同志們能保持鎮靜，而被一陣劇烈的忿怒和心痛致失去了知覺的。

他是一個熱情的詩人，忠實而又努力。

『噤，』鎗托用力的打在他胸上；那更瘦了的胸，因為有二十天不給他吃飽，在暗無天日的牢獄之中餓得更瘦了的胸。

「禽你的娘！急什麼！閻王老子等着，有你的！」有個凶橫的兵士，打了他，鋒破了沉默，這末罵起來了。

『鏗鏗鏘鏘』鐵的鏢鏢在他的手上和腳上討厭的響着，也在另外的一些手上和腳上響着。還在更多的雜亂的聲音響在他周圍，釘了鐵掌的皮靴，更重的踏着厚的雪：『吡吡，吡吡，吡吡……』

他又明白了一些，他意識到他是正向着什麼地方走去。一個奇怪的思想來到他腦中，他在他自己的眼睛上看到另一雙眼睛，那永遠是，常常是看到他靈魂的一雙可愛的難忘的眼睛。他清清楚楚的覺得有一個什麼東西，來在他心的深處，刺着，又連肉帶血的撕了開去，一寸一寸的那末痛着。

天空是黑的，無止境的黑暗，從那黑暗裏洒落着雨點和雪團，從那黑暗裏，吼着北風的狂嘯。大地是灰的，霧般的，積雪在夜裏反映着死的灰色。人影是黑的，靜靜的在雪地上移動。押的，被押的，響着鏢鏢的聲音，響着刺刀的聲音，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哼，沒有人嘆息或哭泣，他們朝着廣場那邊，那祕密着，臨時做爲刑場的廣場的一角不停的走去。

『媽的！狗！要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才好割頭！……』有人心裏這末想。走在第二排的一個女同志，有時用力的像生氣似的搖擺着她多髮的頭，因為風總把她的短髮吹覆在她的額上，她的眼上了。

他，這個年輕的人，強忍住欲狂的，將要破裂的絕叫，牙齒用力咬着嘴唇，在一種不能發洩的感怒之下，禁不住的打着戰。凝住了那被恨火燒得發痛的眼光，四方的望着，要吞噬了一切的去找着什麼，望了這個，又望那個。

雪光，黯黯的，照在他鄰近的人的臉上，一個橫眉怒目的兵士，又一個蠢的，大張着鼻孔和嘴唇的兵士，又一個……忽然，他找到一個熱識的，親切的，面孔了，那面孔給了他一個極平靜溫和的表情，一個在說着超千超萬的話語的表情，一個只有同志給同志在殉難的時候所能給與的慰藉和鼓舞的表情。於是，所有的憤恨和懷念，都無形的消去了大半。親愛，還和另一種東西，只有『生命』兩個字可以形容的那東西，填滿了他傷痛的胸懷。他只想擁過那面孔來，緊緊的抱吻他。他回答那表情的，是一個勇氣百倍的，堅決的領首。

『吡吡，吡吡，吡吡』這個在暗夜之中龐亂的響着的雜沓的聲音，像得勝的

銅鼓，沒有節奏的奏着，在他們的周圍，擁着他們，二十五個人向前進。頭上有風的叫嘯，嘶嘶的，像紅色的大囊，在上面招搖。

『停住！就在這裏！還往那裏跑！狗彘的！』

監斬的官，武裝的，死勁的拍着盒子炮，威風十足的喊出他那堅實的聲音來。

『到了！』在好多人心上這末重重的響着。

『把犯人排好！捆好！』這討厭的，使人憎恨的凶的號令又從那監斬官的口噴出，穿着棉大衣的兵士，便蠢然的用力的推着他們，用鎗托打着他們，還用了繩子從他們的胸前纏繞到身後的木棍上去。皮靴和鞋子在雪地上更無秩序的亂響起來。

他們一句話也不說，都捏緊了大的憤恨和沉默，因為已經找不到什麼可以表達出他們這時對於敵人的仇恨。他們已經被鍊着手腳，又被緊緊的，捆在一根在前幾天便打好了椿的木棍上的，是已經被逼迫到死的邊線上來的了。

眼前平伸着黑暗，風和雨，和雪團不住的飄來，刺骨的冷是毫不容情的像鞭

似的在抽打，在這二十五個適才在大廳上被剝去了長袍和大衣的身上。然而他們已經沒有冷的感覺了。

他們密密的站成了一排。

『這裏，過來一點！描準些！……』

在夜的黑色裏，模模糊糊可以看見在前面正有着一個人影，在抬着，在移着一架重的東西。

『好了，就放在這裏！把犯人數一數！』

『一，二，三，』一個兵士走攏來數着。

監斬的官，一臉的橫肉，也跟在兵士後面，在這排人的面前，用指頭點着，數了起來。

看見了那臉，那凶橫的臉，像代表了整個統治者對被壓迫者的殘酷。憤怒的火又燒到了心上，燒痛了眼睛和全身。恨不得打過一拳去，撲殺了這隻惡狗，但入已被緊緊的縛住，手是反剪着的。所以只是恨恨的咬着牙，任身體在寒風裏打着抖，完全爲怒氣抖着。

「同志！勇敢些呀！」右手邊的一個同志這樣對他說了。

他歪過臉去望，正是那個相熟的臉，那個在晚飯時還同他談了許多話的。

「不，我實在有點興奮。」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不錯。好……」

數着數的聲音，吼叫了起來，又重重的在雪地上踩着，走向那架東西的面前
去。

無邊的空漠，無邊的風和雪，無邊的灰色，無邊的黑暗，……
人的影，在死色的灰白中反映出的人的影，是大，是沉重。

「好，預備，聽我的叫子！」

監斬的官又這樣吼着。

心都緊了起來，像拉緊了的弓弦。那架重的東西，死樣的豎在眼前，幾個兵士兢兢烈烈的把守着。天就要壓下來了，黑暗要壓倒他們，壓倒在這二十五個人身上。

然而却有人大聲的吼叫了起來：

『同志們，起來，不要忘記，現在我們雖說是要死去了，可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就在今天正開着盛大的代表會，我們的政府就在今天成立了，我們要慶祝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府萬歲！……』

於是，瘋狂了似的，大家都跟着喊了起來。本來有許多東西，裝在心上的，忘記了說，忘記了表現，這時才突然明白了起來，所以都大聲的喊着自己要喊出來的口號。

於是黑暗逃走了，展在眼前的，是一片燦爛的光明，是新的國家的建立。

口笛淒厲的慘叫着，而雄壯的，有二十五個聲音在一塊的雄壯的聲音，唱起歌來了：

『起來，飢寒交迫……』

『……』

『噼拍，噼拍噼拍……』

那架重的東西，向這一排人這末橫掃了一排。約摸放下幾十顆子彈。

歌聲低弱了一些，可是有些聲音更大了起來：

「……這是最後的爭鬥……」

口笛又淒厲的叫着。

「噼拍，噼拍噼拍……」

又橫掃了第二次。子彈又放射了幾十顆。

歌聲也就隨着子彈的增多而減少了。只有幾個聲音還在喊：

「音特納……」

第三次的口笛又叫了。第三次的掃射也開始。於是歌聲便在這最後一次的子彈聲中消滅了。「媽的屁，這狗王八，你唱去呀！」

監斬官得意的罵着，便朝適才來的地方走去，而且吩咐着：

「收拾鎗，早點歸隊，屍首明晨再掩埋，怕鬼會跑走麼？」

於是他走向廳子去了。

幾十個兵，也重覆又踏着雪，叱叱咬咬的走回去了。

夜是沉默着，肅靜，莊嚴，飄着大塊的雪團，和細碎的雨點。冬夜的狂風，叫着飛去，又叫着飛來。雪塊積到那垂着的頭上，但風又把牠吹走了。每個人都

無言的，平靜的被縛在那裏，在一些地方，一個，兩個，三個……地方流出一些血來了，滴在黑暗裏的雪上面。

天不知什麼時候才會亮。

附：這大約都是真事，為紀念一個朋友而作。不過開始寫這篇文章是在去年七月，後來因為別的事便又擱下了。今天才又忽忽把牠續完，自己覺得還有許多新的意思和佈局，但在這裏却不能充分的寫出了，我只好預計能從新再寫一篇，而這篇又只好就這末完了。

· 選自文學月報 ·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一

電梯降到了最下層，在長的甬道上，驀然暴亂的響着龐雜的皮鞋聲。七八個青年跨着興奮的大步，向那高大的石門走出去，目光飛揚的，互相給與會意的流

盼。唇吻時時噙張起，像還有許多不盡的新的意見，欲得一傾瀉的機會。但是都少言的一直走到街上，是應該分途的地方了。

他們是剛剛出席在一個青年的，屬於文學團體的一個大會上的。

其中的一個又瘦又黑的，名字叫若泉。正在信步的向北走去，他腦裏沒有次序的浮泛起適纔的一切情形，那些演說，那些激辯，那些紅了的臉，那些和藹的誠懇的笑，還有一些可笑的提議和固執的成見，……他不覺微笑了，他實在覺得那還是能令人滿意的。於是他脚步是更其輕鬆的，一會兒便走到擁擠的大馬路了。

「喂，那兒去？」

從後面跑來一個人，抓着他臂膀。

「哦，是你，肖云，」

他彷彿有點喫驚的樣子。

「你有事麼？」

「沒有。」

兩人便又掉轉身，在人堆裏溜着，不時悄聲的說一些關於適纔大會上的事。後來肖云邀他到一個飲茶的地方去，他拒絕了，他說想回去，不過他突然又說想去看一個朋友，而且問肖云也去不去。肖云一知道了那朋友是子彬，他便搖頭說：

「不去，不去，我近來卻有點怕見他了，他是太愛嘲笑人了，我勸你也莫去吧，他家裏沒有多大趣味的。」

若泉還是同肖云分了手，跳上了到靜安寺去的電車，車身擺動得利害，他一隻手握住籐圈，任身體盪個不住，眼望着窗外的整齊的建築物，而一切大會中的情形及子彬的飄飄的儀容都紛亂的揉起又紛亂的消逝了。

二

子彬也剛從大馬路回來，在先施公司買了一件蔥綠色的女旗袍料，是預備他愛人做夾袍的。又爲自己買了幾本稿紙和筆頭，是預備要在這年春季做一點驚人的成績，他是永遠不斷的有着頗大的野心，要給點證明給那可憐的，常常爲廣告所蒙混的讀者，和再給那些時下的二三流濫竽作家以羞辱。那是些什麼東西，

即使僅僅在文字上，他也認爲還有再進到大學去，好好的念幾年書，只是爲了時尚，爲了只知圖利的商賈，竟使這些人也儼然的做起了作家，這事是常常使子彬氣憤的，而且他氣憤的事是從不見減少，實實在在在他是一個很容易發氣的人。

他是一個還爲一部分少年讀者所愛戴的頗有一點名望的作家。在文字上，是很顯現了一些聰明，也大致爲人稱許的。不過在一部分，站在另一種立場上的批評家們，卻不免有所苛求，而常常非議到他作品上的內容的空虛，和社會觀念之缺乏是事實。他因此不時有着說不出理由的苦悶，也從不願向人說，即使是他愛人，也並不知道這精神的祕密。

愛人是一個年輕活潑的女人，因爲對於他的作品有着極端的愛好，和同時對於他的歷史，又極端的同情，所以在一年前便居在一塊了。雖然兩人的性格實在並不相同，但也從不齟齬的過下來了。子彬是年齡稍長，而又異常愛她的嬌憨。女人雖說很好動，又天真，以她的年齡和趣味，卻缺少爲一個憂鬱作家伴侶的條件，但是他愛她，體貼她，而她愛他，崇拜他，所以雖說常常爲人議論到不相稱，而他們卻是自己很相得的生活了這麼久了。

在社會和時代的優容之下，既然得了一個比較不壞的地位，而又能在少數的智識階級的女人之中，檢選了一個在容貌上，儀態上，藝術的修養上都很過得去的年輕的女人，那當然在經濟的條件上，是也有相當的機運。他們住在靜安寺路一個很乾淨，安靜的術裏，是一個兩層樓的單間。他們有一個臥房，和一個客廳，還有一個小小的書房，他們用了一個女僕，自己燒飯，可以喫得比較好。不怕還有許多讀者還爲他的文字所欺，同情着他的窮愁，實在他不特生活得很好，還常常去看電影，喫冰菓子，買很貴的糖，而且有時更浪費的花掉。

這時兩人都在客廳裏看衣料，若泉便由後門進來了。因爲很長久缺了訪問，兩個主人都微微有點詫異，他是怕有兩個星期沒有來這裏玩了，這在過去，真是少有的事。

美琳睜起兩個大眼睛望着他：

「爲什麼這麼久都不來看我們？」

「因爲有點事……」

他還想說下去，望着又瘦了些的子彬，便停住了。他只向子彬說：

「怎麼你瘦了？」

子彬回答的是他對於朋友的感覺也一樣。

美琳只舉起衣料叫着，要他肯定說好不好。

他在這裏喫的晚飯。他覺得他應該許多話向他向來便很要好的朋友說，但是他總覺得不知怎麼說起，他是知道他朋友的脾氣的。他抽了許多烟，他簡直覺得自己坐在這裏太久了，而且這時間是耗費得無意義。他想走，但是子彬卻問他：

「有多的稿子沒有？」

「真有好久不提筆了，像忘記了這回事一樣的。」

「那怎麼成！現在北京有人要出副刊，問我們要稿，稿費大約是一千字四元，不過我們或者還可多拿點。你可以去寫點來，我寄去。我總覺得同北方的讀者是顯得親切些一樣。」

若泉望了望他，又望了望美琳，便做得感慨似的說道：

「對於文字的寫作，我有時覺得便是完全放棄了也在所不惜。我們寫，有一些人看，時間是過去了，一點影響也沒有。那我們除了換得一筆稿費外，還找得到

什麼意義麼？縱說有些讀者是曾被某一段的情節或文字感動過，但那讀者是些什麼樣的人呢，是剛剛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煩愁的一些小資產階級的中等以上的學生們。覺得這篇文章正合了他們的脾胃，說出了一些他們可以感到而不能體味出的苦悶。或者這情節正是他們的理想，這裏面描寫的人物，他們覺得是太可愛了，有一部分像他們自己，他們又相信這大概便是作者的化身。於是他們愛了作者，寫一些天真的崇拜的信；於是我們這些接信的人，便不覺很感動，彷彿我們的藝術是有了成效。我們更用心的爲這些青年們回信。……可是結果呢，我現在是明白了，我們只做了一樁害人的事。我們將這些青年拖到我們的舊路上來了。一些感傷主義，個人主義，沒有出路的牢騷和悲哀！……他們的出路在那裏，只能一天一天更深的掉在自己的憤懣裏，認不清社會與多愁苦痛的關係，他們縱也能將文字訓練好起來，寫一點文章和詩詞，得幾句老作家的讚頌，你說，這於他們有什麼益？這於社會有什麼益？所以我現在對於文章這東西，我個人是願意放棄了，而對於我們的一些同行者，我是希望都能注意一點，變一點方向，雖說眼前是難有希望產生成功的作品，不過或許有一點意義，在將來文學的歷史上。」

他希望子彬會回答他，即使是反對的也好。因為他希望這談話是能繼續下去的，他們辯駁，終於可以得一個結論的。不怕致於又使子彬生氣，紅臉。他們在過去是常常爲一點小事，子彬也要急得生氣的。

可是子彬只很平靜的笑了一笑說：

「呵，你這又是一套時髦的話了！他們現在又在那裏搖旗吶喊，高呼什麼普魯文學，……普魯文學家是一批又一批的產生了。然而成績呢？除了自己的朋友的批評家們，在一次兩次不憚其煩的在大吹特捧，影響又在那裏？問一問那些讀者，還是中國的普魯羣衆，還是他們自己？好，我們現在不講這些吧，不管這時代是屬於那一個，努力幹下去，總不會有錯的。」

「那不然……」

若泉的話被打斷了。子彬將手向美琳做了一個樣式說道：

「換衣去，我們看電影去。你久不來了，不管你的思想是怎麼進步了也好，我們還是去玩玩吧。現在身上還有幾塊錢，地方隨你檢，卡爾登，大光明……都可以。」

他檢出報紙來放在若泉的面前。

若泉答說他不去。

子彬有點要變臉的樣子，很生氣的望着他，但隨即便笑了起來，很嘲諷似的：

「對了電影你也不看了！」

美琳站在房門邊楞着他們，不知怎樣好，她偏促的問。

「到底還去不去？」

「爲什麼不去？」子彬顯得很發怒似的。

「若泉！你也去吧！」美琳用柔媚和懇求的眼光望着他。

他覺得使朋友這樣生氣，也有點抱歉似的很想點頭。可是子彬冷雋的說道：

「不要他去，他是不要去的！」

若泉真也有點忍不住要生氣，但是他耐住了，他裝着若無其事的去拿報紙。

美琳打扮得花似的下樓來了，他們三人同走到街口。美琳傍着若泉很近，悄

聲的請他還是去。若泉斜眼望了他朋友煩惱的臉色一下，覺得很無聊，他大聲的向他們說了「再會」便向東飛快的跑去了。

三

電影看得不算愉快，兩人很少說話，各想各的心事。美琳不懂爲什麼子彬會那麼生氣，她實在覺得若泉的話很有理由。她愛子彬。她喜歡子彬的每篇作品，那實在每篇裏面她都找得到一些頂美麗的句子和雅雋的風格。她佩服他的才分。但無論如何她不承認若泉的話有錯，有使人生氣的理由。她望望他，雖說他眼睛是注視在銀幕上，她還是覺得正有着很大的煩悶在襲擾着他。她想，「唉，這真是不必的！何苦定要來看戲？」她用肘子去碰他，他握着她的手，悄聲的說：

「不是嗎，今夜的影戲很好，美我真愛你！」於是他彷彿又很專心的去看電影了。

是的，他是很生氣，說不出是誰得罪了他。只有若泉的話，不斷的纏繞在他耳際，彷彿每句話都是向他放送過來的，這真使他難過。果真他創作的結果是

如若泉所說的一般嗎？他不能那末相信！那些批評者所對於他的微言，只不過是一種嫉妬。如若泉完全是又不知受了某種暗示，便真的認真起來。他又去想如若泉的那黑瘦的臉，慢慢地竟有點覺得不像起來。又想起過去的剛同如若泉認識時的情形，他真感慨的嘆息起來：

「唉，遠了，朋友！」

遠了！如若泉是跑到他不能理解的地步了。無論他將他朋友做一種什麼樣的觀察，即使覺得是極壞，淪於罪惡，而朋友還是站在很穩固的地位，充實的，有把握的大踏步的向着時代踏去，他不會徬徨，他不能等什麼了。

他去望美琳，看見美琳白嫩的臉上，還有顯着很恬靜的光，表示那從沒有被煩愁所擾過的平和。他覺得她真可愛，但彷彿在這可愛中忽然起着些微的不滿足的意識。他望了她半天，對於她的無憂的態度真不免有點嫉妬起來。他掉轉頭來微噓着氣。

是的「遠了！」這女人就從來不能了解他。他們一向來就是隔離得很遠的，雖說他們很親密的生活了一年多，而他卻從不來度量一下這距離，實在只能證明

了他這聰明人的錯誤。

現在呢，這女人雖說外形還是保留着她的淳樸的嬌美，像無事般的看着電影。而她心中卻也縈懷着若泉的話去了。

這些話是與她素來所崇拜的人顯着很大的矛盾的。

他們回去得很遲，互相只說了些極少趣的話。都唯恐對方提到電影，因為怕自己答不上來，關於那情節，實在是很模糊，很糲糊。

四

時間是過去了。一天，一天。兩個星期又過去了若泉。是很忙，他參加了好幾個新的團體，他又被分派了一些工作。同時謂又感覺得自己智識的貧弱，很刻苦的在讀着許多書。人是在瘦起來了。臉上很深的也在刻劃着堅強的紋路。但是精神卻異常愉快，充滿着生氣，正像來到了的春天一樣。這天他正在一個類似住家的辦公處裏，一間異常破舊的一所舊式的衙堂房子，內部很大，又空虛，下面住了一位同志，和這同志的妻子（一個沒有進過學校而思想頗能透澈的女人，）還有兩個小孩，樓上便暫時做了某個機關。若泉正在看着幾份小報，在找着那慣

常用了幾個化名，而其實便是一人的每天要罵着這起文壇上的劣種的文章，所他文壇上的劣種，便是若泉近來所認識，而且都是在相同不遠的目標上努力的人。在若泉當然都是覺得有着相當的尊敬和親善的，然而罵的是把一部分成名的作家歸爲世故者的投機，而另一部分無法成名的便役降在這某種旗幟底下，做一名小兵，竭力奉承上司，和竭力攻訐上司們所惡的。於是機會便來了。雜誌上可以常見到這般人的名字，終於他們便也成了一個某翼的作家。還有另外一部分，始終是流氓，是投機者，始終在培養他們的驕囉，和吹捧他們的靠山。他們在文藝界混了許久了，騙過了一些錢。他們而且常常會和他們的靠山火併，又和敵人攜手……若泉很討厭這作者，雖說這人於文壇的拿故還熟習一部分，但是他的觀點根本是錯誤的，而行爲也是極卑劣的。若泉常常想要從頭至尾清清楚楚的做一篇文章，來全體推翻那一些欺人的證斷，尤其是那錯誤，謊謬的文藝的理論。不過他卻沒有時間，總沒有時間提筆，而他又沒有忘記這樁事，所以每天總是很匆忙的去翻一翻，看有沒有新的文章產生。

這時樓梯上響着很雜亂的聲音，魚貫的進來三個人。第一個是每天必來的肖

云。第二個是一個在工聯會裏有點職務的超生，是樓上住的那女人的表兄。第三便是那女人了，她的名字叫秀英。

超生極熱烈的和他握手，因為他們又有好久不遇見了。他們的工作的不同和忙迫，隔離了他們，而他們是從相見後便互相都建立了很親切而又誠懇的友誼的。他們稍稍很自然的問了幾句起居上的話，便很快樂的談到最近某棉織廠罷工的事。若泉對於這方面極感到興趣，他常常希望能從這智識階級運動跳到工人的運動區域裏去。超生已答應爲他找機會，所以他們一見面總是大半談的工人一方面的事情。到後來，超生忽然問道：

「你還在寫文章嗎？」

「沒有。」他答者，彷彿有點慚愧似的，但又很驕傲，因為他的理由是：「沒有時間。」

超生便告訴他，他們有一個俱樂部，現在覺得很須要一點文藝的東西，他希望若泉能應這事，或者還由若泉去邀幾個同志，不過他又再三擔憂，他說若泉他們的藝術不行，他們看不懂。他要若泉頂好能運用得淺一點，短一點。他還發表

了一點文藝大衆化問題的理論，當然他是站在工人的立場上的。

不久，他走了，他是太忙，他說過幾天他還要來一次，來討論一下他適纔所提議的事。他要肖云也想一想，因為他要一個好的具體的辦法。

房裏只剩了若泉和肖云兩人時，肖云從懷裏抽出一份報紙遞給他。並且說：

「我真不知子彬爲什麼要這樣？」

若泉稍稍喫了一驚。近來他彷彿已忘記了這朋友，但是那過去的，七八年的友誼，卻不能不令他常常要關心到他。近來常常不難有機會聽到一些關說子彬的微言，他雖說不能用感情做坦護，但他卻總是希望他朋友會不太固執，應該稍稍點轉變，一種思想上的誠實的轉變。他看見肖云那神氣，覺得很不妥，他問道：

「怎麼會事，關於子彬的？」他接過報紙來。

「你看看，自然會知道的。」

報紙是張副刊，題目用了大號字標題：

「我們文壇的另一種運動者！」

署名是一個字「辛。」

「這篇文章是子彬做的嗎？」若泉又問。

「不是他，還是誰，他在流星月刊上發表小說不都是署名「辛人」嗎？而且那文章，是什麼人一看便知道除了他沒有人做得出。而且你看看這副刊，這便是××的走狗李楨編的。他竟將稿子拿到這種地方去，又這般無理的嘲諷人，我覺得真使我們做朋友的人爲難了。也許他現在是只覺得流星派的紳士是好人，是朋友，而我們卻也只是些可笑的，不過我總爲他難過。」

若泉又望了他一眼，纔將文章看下去。

文章做得極調皮，是篇好文章，像作者的其他文章一樣。像水流一樣的自自然然便跟着看下去了。文句練得好，又曲折，又短勁。只是還是犯着老毛病，不像論文，不像批評，通篇只是一些輕鬆的漂亮的空話而已。說是嘲諷，不錯，可以說滿篇都是嘲諷，然而這嘲諷是沒有找到一個對象的。人名呢，所謂「文壇上另一種運動者」們是陸續舉出了一些，還有一些其餘的人。不過也只彷彿是列舉而已，並沒有處在一個敵對的地位，作正面的攻擊，或是站在客觀的批評者的席上，下一句評判。雖說從文章上是看得出作者是已達到一部分痛快，發洩了一些

個人的不平和牢騷，而且也可以使極少數的讀者（一二人）起着不快之感，然而這篇文章終究是無力的，不值得注意的，因為作者沒有立場，沒有目標，就是沒有作用，彷彿是朝天放槍，徒然出出氣吧了。

若泉默了一會，他想到他朋友了，他慢慢的向着肖云說：

「我覺得沒有什麼。」

肖云做了一個不愉快的樣子嘆着氣：

「總之，這態度是不對，好多人都在講着呢，我不能爲他辯護一句話。」

「那你就讓別人講他好了，他自己不怕，你何必擔心呢？」

「不是的。你不知道。他真何苦這樣，我斷定他自己這時也正說不出的在後悔，他並不是一個勇敢的戰士，我知道他，所以我恨他，又爲他難過，否則我便站在那些攻擊他的隊伍裏去了。」

若泉也點着頭：

「我何嘗不知道他呢，他是太聰明了，然而他卻全是一個另一時代的人物，我們拉他不轉來，我常常想着他難過。我想他近來一定很煩悶。今晚我們去看看

他好嗎？」

「去也是枉然的。只能談一點飲食起居的話，或者便是娛樂的話，若稍說到正題，他不是冷着臉不答辯，便是避開正面的話鋒，做側面的嘲諷了。我總不想見他的面。」

「那有什麼要緊呢？我們就說一點無聊的話，我只希望他能快樂一點就好，快樂使人有生活的勇氣呢。我們還是今晚去看看他吧。你有空嗎？」

肖云不願意的答應了。

五

他們到子彬家的時候，已晚上八點了。可是子彬的客堂裏還很熱鬧。除開他們夫婦外，還有三個穿西裝的青年。子彬看見他們，稍稍有一點驚訝，但隨即很高興的將他們介紹給那三位青年了。有兩個是上海某藝術大學的學生，一個比較不漂亮點的是剛從北平來的學生，他們都是些願意獻身給文藝的未成名的少年詩人，所以聽到若泉和肖云的名字時，便極歡欣的又謹慎的送過手來，且說一些仰慕的話。

在子彬臉上是找不到一絲不愉快的痕跡。他雖然瘦，但卻不像從前的蒼白，映着一層興奮的紅光。他像精神異常好的極力使談話不要停頓。他講了許多關於北平生活的話。又講一些美國的建築。他取出了一二十張他的一個朋友從美國寄回來的畫片。後來他又講到日本的國畫了，說他一個朋友在日本賣畫得了好多錢。

娘姨拿了許多糖和水菓進來。子彬特別喫得多。他拿起一種有名的可可糖，極力稱讚着，勸客人們多喫，而且說：「美琳是太喜歡這個了。不是嗎，美琳？」他又望美琳。

肖云心中想：

「是的，她喜歡喫，那是你特意要養成她的這種嗜好的。因為那是一種高貴的嗜好呵！若是她只喜歡喫大餅油條，那恐怕你只有不高興，而不會向人誇說了吧。」

美琳卻反抗了他：

「不喜歡，現在不喜歡了，我喫膩了牠，只有你的嗜好纔不更改。」

子彬微微蹙了一下眉，又同他的客人說到別的去。

若泉覺得美琳比平日少說了許多話，只默默坐在那裏觀察人。他走過去搭訕着問道：

「近來看電影沒有？」

「看的，看的真多，只是我很反感，因為得不到快樂。」她彷彿很氣憤似的。

子彬望了她一眼，便仍然裝着若無其事的。

「爲什麼？爲什麼會不快樂？」若泉釘着她。

「不知道爲什麼，生活總沒有興趣……」她望了她的丈夫一眼。

「找點事做吧，有事做就好了。」

肖云也奇怪的望美琳，從來就沒有聽見過她說不快樂的話。

「做什麼事好呢？有時還想進學校去。」

「哈，美，你又說想進什麼學校了，你以前不是很厭倦學生生活嗎？在家裏，天天要你念英文，又不肯，要你寫文章，你也懶，還說什麼做事？」子彬岔

着說，而且故意又說到別方面了。

美琳抱怨的橫斜了他一眼，像自語似的：

「你喜歡，我不喜歡……」

到九點鐘的時候，有個學生要告辭回住處了，他是住在闡北近天適庵的地方，晚了不方便。於是其餘兩個學生也只好告辭。有一個問了幾次若泉的住處，他說以後好去拜訪他，順便領教。子彬殷勤地送着他們出去。

但這兩個客人卻還不肯走。

子彬轉身時，很疲倦的望了他們兩眼，頹然的倒下椅子去，他自己摸了一下兩頰，覺得很發燒，他無力的又拿起一個橘子來喫着。

「你的客真多！」肖云早就想說了的一句話，這時纔自然的迸出。

「對了！無法的事！我不能拒絕他們，他們常常妨害我的工作和精神。有一些人坐在這裏好像是不預備走似的。我簡直陪不過來。」

「那是因為『主賢客來勤。』」肖云幾乎說出這句俗語來。不過他噤住了，他怕子彬多心去，以為他是有意譏諷他。近來他覺得在這位朋友前是應比在其他

地方須留心些。

「爲什麼不可以拒絕呢？你可以的，我相信有許多也只是些無聊的晤會。」
若泉很誠懇的說。

子彬不願意這麼承認，便不做聲。

美琳覺得都是不須的，不過她也不說出，她只這末說：

「假使沒有人來，我以爲一定也會很難過。」

大家都對她望了一眼，只有若泉答應她：

「當然，那是很寂寞的。不過我們可以另外想法，我們可以常常大家在一塊，討論點具體的問題，或是讀幾本書，因爲要一個人讀書也是又沒有趣味，又得不到多少印象和益處，還不是走馬看花的過去了。我們現在不是不要晤會，是要減少那些無聊的，而且還要多多和人接近。」

美琳把一雙大眼閃着，像沈思着什麼似的，過一會然後說：

「……」

「她是不適宜於你所說的那些的！」子彬搶着便下了這斷語，他不願意這成

爲一個討論的目標，接着他便又說到別的去。

談話到十點，越談越不精采，因爲題目不能集中，大家都感覺得精神上隔了一座橋，都不願意盡量的發揮自己的意見，也不給別人發揮的機會。這是太明顯了，一發揮，破裂便開始了。跟着，呵欠也來了，都覺得倦。然而互相都又彷彿不願意這談話停止了下來。但縱然還是又繼續了下去，而每人都只有更深的感到這脆弱的友誼是太沒有保障，彼此是更距離得遠了，而且無法遷就。

最後還是若泉站了起來，取了一個決然的姿式，望了肖云一眼，於是肖云也同意了。他們沒有表示有一點遺憾的告辭着出來。子彬雖說還是很殷勤的送着，但他也不願有一點挽留的意思。

一直送到後門外。若泉回頭望，像同小孩子說似的大聲說：

「好，你們進去吧！」

美琳忽然說聲銳聲叫道！

「過幾天請再來呀！」這聲音很抖戰，大家都感覺到。

「是的，會再來的！」若泉說了，肖云也跟着說。

六

但是子彬卻很生氣，他罵着她：

「你瘋了！這樣大聲的叫！」

他從來沒有這麼厲聲厲色的呵叱過她，這是第一次他露出了他的凶暴，不知道爲什麼他竟這樣忍耐不住他對於美琳所起的嫌厭之心。而且他也不知他所恨於她的到底是什麼。只覺得一切都不如意，都說不出的不痛快。而美琳偏更要作梗，像有意似的要使他爆發。她不特沒有盡一點她做愛人的責任，給他一點精神的安慰，和生活的勇氣——她是不會了解這生活的苦鬪的——而且反更加添他的惱怒。照理他縱罵了她，也沒有什麼過分，不過他素來都是太嬌縱了他，所以馬上他便後悔了，雖說心裏越加在難過。他又柔和的向她說道：

「不早了，上樓睡去吧」

美琳不做聲，順從的上了樓。

子彬好言的哄着她，又去拿了兩個頂大的蘋果來給她。她心裏想：「你老把我當小孩！」

不久，她睡了，乖乖的。他吻了她，他是太愛她了。但他沒有睡，他興奮得很，他說還要做點事，他一人逃到亭子間，他的小書房去了。

她並不能睡着去，她在想她的一切。她是幸福的，她不否認，因為有他愛她。但是不知爲什麼她忽然感到不滿足起來，她很詫異過去是那末久，她都是糊塗塗的過着。以前她讀他的小說，崇拜他，後來他愛她，她便也愛他了。他要求她同居，牠自然答應了他。然而她該知道她一住在他這裏，便失去了她在社會上一切的地位。現在她一樣一樣的想着。她纔覺得她除了他是已一無所有了。過去呢，她讀過許多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的小說，她理想只要有愛情，便什麼都可以捐棄。她自從愛了他，便真的離了一切而投在他懷裏了。且糊塗塗塗自以爲是幸福的快樂的過了這末久。但是現在不然了。她還要別的！她要在社會上佔一個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許許多多的人發生關係。她不能只關在一間房子裏，爲一個人工作後之娛樂。雖然他們是相愛的人！是的，她還是愛他，她肯定自己不至於有背棄他的一天，但是她彷彿覺得他無形的處處在壓制她。他不准她一點自由，比一個舊式的家庭還利害。他哄她，逗她，給她以物質上各種的滿足。但是

在思想上他只要她愛他的一種觀念，還要她愛他所愛的。她儘着想。爲什麼呢？他那末溫柔，又那末專制。

她睡不着，她不能不想那關在亭子間裏的人，他不是快樂的，她現在纔知道。以前他到底真的快樂不快樂，她不很明瞭，她疏忽過去了。只以爲在笑，在唱讚美歌，在不斷的告訴她滿足，感謝她無上的賜與，那一定是快樂的。或是爲了一點小事，他生氣了，他寫了許多牢騷的文章，她很不平安，不知所措，但一會兒他便仍然好了。他說他忘記那些了，他脾氣不好，以致使她難過，於是這小的不愉快，便像東風吹散了白雲，毫不留痕跡的過去了。而現在呢，她的已經覺到了，他是常常很煩擾，雖說他裝得仍是與從前一樣，他常常把自己關在亭子間裏，逃避她的晤面，一個人在裏面做些什麼呢？總是很遲很遲繞來睡，說寫文章去了。她替他算，他近來的成績，是很慚愧的。而且他飯也喫得太少，但還不肯承認，他在她面前總說是喫得太多了。這一切到底是爲了什麼呢？他不信任她嗎？他從沒有同她講一句關於這上面的話。而且他從沒有對一個朋友說到他的苦悶，雖說文章還是特別多牢騷，而給遠地的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的信，也特別勤

而且長，總是抑鬱滿紙，不過那是多麼陳舊的一些牢騷呵！他幾年來了，都是歡喜那麼說法的。他決不是單獨爲那些不快樂。那末，爲什麼呢？

她又想，她想到若泉了。若泉和她認識，還是在她與子彬認識之前。以前他們很生疏，後來便很熟識了，那是完全因爲子彬和若泉友誼的關係，也間接的將她視爲一家人的親切了起來。她從來就很隨便，她對他沒有好感，也沒有壞感，然而她在好幾次的子彬和他衝突之後，她用她有限的一點理智，她判斷了全是子彬有意的固執。若泉很誠懇，很虛心，他說的並不是無理的。而子彬則完全是乖僻的，他嘲笑他，冷淡他，躲避他，這又是爲了什麼呢？他們從前是多麼的忘形親熱過來。她看得出子彬是很想棄掉這友人了。沒有一次他同她說到過他。這不是從前的情形，沒有一次他提議過，說是去看看他當若泉好久未曾來時，這也決不是從前的情形。而且不止若泉，他是還在同許多從前的朋友都有意的疏遠起來。爲什麼呢，他要這樣？

她越想越不解，她幾次預備到亭子間裏去，她希望得一個明白的解釋。但是她又想到的，他不會向她說一句什麼，除了安慰她，用好話哄她，輕輕的拍着她

要她睡，他不會吐露一句他的真真的煩悶的。他永遠是只把她當一個小孩看，像她所感覺到的。

鐘敲過兩點了，他還沒有來，她是更墜在深思裏了，她又等他得有點心焦。他在做什麼呢？

他在頭痛，發燒，還有點點咳嗽。他照例坐到寫字桌時，要在一面小小的圓的鏡子裏照一照，看到自己又瘦了，心裏就難過。從前常常要將鏡子摔到牆角去，砸個粉碎，但自從家裏多了一個女人後，便只發狠的摔到抽屜裏了，是怕女人看見了會盤問，自己不好對付。這天仍然是這樣，把鏡子摔後還在心裏發了誓：

「以後再不看鏡子了！」

坐下來，依習慣是先抽一枝美麗牌。青的烟絲裊裊地往上飄，忽然又散了。他的心情也正像烟絲的無主，空空的，紛紛的，輕飄飄的，但又重重的壓在上。心是沈悶得很。然而子彬是雖說在如此的身體的苦痛之下，卻還是掙扎着，他不願睡。他像賭氣似的要這末挨着，他要在這夜寫出一篇驚人的作品來。他屈

指算，若創作月報還延期半月，簡直是有兩個月他沒有與讀者見面，而流星月刊他彷彿記得他沒有孝什麼稿子在那裏了。讀者門是太善忘了，而批評者們是過分苛刻的。他很傷心這點，爲什麼這些人不能給有天才的人以一種並不過分的擾容呢？不過同時他只好刻苦下去，他怕別人會誤會他的創作力的貧弱。他是能幹的，他寫了不少，而且總比別人好，至少他自己相信，終有一天，他的偉大的作品，將駭倒這一時的文壇的。不過現在生活太使他煩悶，他缺少長的思索的時間，簡直便是連極短的東西，也難得寫完。

他翻起幾篇未完的舊稿來，大約又看了一遍，覺得都是些不忍棄置的好東西，但是現在，無論如何，他還不能續下去，他缺少那一貫的情緒。他又將這些稿子堆積在一邊，留待以後心情比較閑暇時慢慢去補。他再拿過一本白紙來，卻不知爲什麼，總寫不下去，後來他簡直是焦躁了。他的希望是這樣，而情形卻只能這樣，他又決不相信阻礙着的便是他的才力。看看時間慢慢過去了，他的身體越支持不來，而心情越激奮了，他把稿子丟開，一人躺在椅子上生氣，他恨起他的朋友來了！

他的心本是平靜的，而創作正是須要這平靜的心，他裏着異常的聰明，他可以去想，想得很深又廣，但他卻受不了刺激；若泉來，總帶了不快活來給他，使他心裏有說不出的不安，他帶了一些消息來，帶了一些他不能理解的另一個社會情形給他看，他惶惑了，他卻憎恨着，這損傷了他的驕傲。而且若泉的那種穩定，那種對生活的把握，很使他見了不舒服，一種不能分析的嫉妬。他鄙視他，（從來他就不能尊視他的創作的！）他罵他淺薄，罵他盲從，他故意百般的使自已生起對於朋友的不敬，但是他不能忘記他，他無理的恨他，他越誠懇，越定心的工作着，他就越對於那刻苦更生厭惡，更不能忘。至於其他的一些類似若泉的人，或者比若泉更勤懇，更不動搖的人，他雖說也感着同一的不快，但是彷彿隔了好遠，只是淡淡的，他數得出這些可嘲笑的人的名字，不過卻不像若泉常常刻在他心上，使他難過。而且對於許多他不知名的一些真真正在幹着的人，他是永遠保持他的尊敬，不過像他所認識的這一羣，他卻永不能給他們以相信，他們都只是些糊塗的淺薄的投機者呀！

時間到了兩點，他聽到美琳在咳嗽，他也咳得更凶，他實在應該去睡了，但

是他想起近日美琳的一些無言，的倔強和今晚對於若泉的親近，他覺得美琳也離他很遠，他只是孤獨的一人站在苦惱而又須要鬭爭的地位。他又賭氣不睡，他寫了兩封長信，是覆給兩個不認識的遠地的讀者的。在這時，他還只能對他們覺得是比較親切的。兩封信內容都差不多，他寫着這信時，覺得心裏慢慢的在輕鬆，所以到四點鐘的時候，人是倦極的伏倒在書桌上，昏昏的睡着了。

七

美彬說的「不知爲什麼，生活總沒有起色？」真的，他們是毫不愉快，又無希望的生活到春濃了，這個時候是上海最顯得有起色，忙碌得利害的時候，許多大腹的商賈，和爲算盤辛苦而且癟乾了的喫血鬼們，都更振起了精神在不穩定的金融風潮之下，去投機，去操縱，去增加對於勞苦羣衆做無厭的剝削，爲漲滿他們那不能計算的錢庫。而且幾百種報紙滿市喧騰的叫賣着，大號的字登載着各方戰事的消息，都是些不可靠的矛盾的消息。一些漂亮的王孫小姐，都換了春季的美服，臉上放着紅光，眼睛分外亮了，滿馬路的遊行着，各遊戲場的擁擠着，還分散到四郊，到近的一些名勝區去，爲他們那常常享福的身體和不必憂愁的

心情更找到些愉快。這些娛樂是只更會使得他們年青美貌，更使他們對於他們的生活滿足，而且肯定，而一些工人們呢，雖說逃過了嚴冷的寒冬，可是生活的壓迫卻也同着長日的春天一起來了，米糧長了價，房租也加租，工作的時間也延長了，他們更辛苦，更努力，然而更羸瘦了，衰老的不是減了工資，便是被開除了那些小孩們，從來就難於喫飽的小孩們，只好去補了那些缺他們的年齡和體質都是不夠法定的。他們是太苦了，他們須要反抗，於是關爭開始了，罷工的消息，打殺工人的消息，每天的新的消息不斷的傳着，於是許多革命的青年，學生，××，都異常忙碌起來，他們同情他們，援助他們，在某種指揮之下，奔走，流汗，興奮。……春是深了，軟的風，醉人的天氣！然而一切的罪惡，苦痛，掙扎，和鬥爭都在這和煦的晴天之下活動。

美琳每天穿了新衫，綠的，紅的，常常也同着子彬在外面玩，但是心裏總不愉快，總不滿足，她看滿街的人，覺得誰都比她有生存的意義。她並不想死，她只想好好的活，活得高興，現在她是找不到一條好的路，更須要引導的人，她非常希望子彬能了解她這點，而且子彬也是與她一樣，那他們便可以商商量量的同

走上一條生活的大道。不過她每一觀察子彬她就難過，這個她所崇拜的人，現在是在她看起來成了一個不可解的人了。他彷彿正與她相反，他糟蹋生活，然而又並不像出於衷心，他思想得很多，卻不說一句，他討厭人，卻又愛敷衍，（從前是並沒有現在這末的人面前感到苦痛的。）發了牢騷。又恨自己。他有時更愛她，有時又極冷淡，種種的行爲矛盾着，苦痛着自己。美琳有時也同他說一兩句關於生活方面的話，不過這只證明了她的失望，因為他不答她，只無聲的笑，笑得使美琳心痛，她感覺到那笑的苦味，她了解他又在煩惱了。直到有一天夜晚，八點多鐘的時候，家裏沒有客，他因爲白天在外面跑了好久，人很倦，躺在牀上看一本詩詞，美琳坐在牀頭的椅上，看一本新出的雜誌。牀頭的小几上，放着紅綢罩子的燈，泡了一壺茶，這在往日，真是一個甜蜜的夜。這時子彬很無聊，一頁一頁的翻着書，不時斜着眼睛去望美琳。美琳也時時望他，兩人又都像故意的不願使眼光碰着，其實兩人心中裏都很希望對方會給一點安慰，都很可憐似的，不過他更感傷一點，她還有點焦躁。末後美琳實在忍不住了，她把雜誌用力的摔開說道。

「你不覺得嗎，我們是太沈默了，彬，我們說點話吧。」

「好……」子彬無力的答着，也把書向牀裏擱去。

然而沈默還是繼續着，都不知說什麼好。

五分鐘過後，美琳纔抖戰的說道：

「我以為你近來是太苦痛了。爲什麼呢？我很難過！」她用眼緊望着他。

「沒有的事……」子彬又照例露出虛僞的笑容，不過只笑了一半，便側過臉去，長長的嘆了一聲氣。

美琳很感動的走了攏來握着他的手、懇求的，焦急而又柔順的叫道：

「告訴我，你所想的一切！你煩惱的一切！告訴我！」

子彬好久不做聲，他又被許多紛亂的不愉快的雜念纏繞住了。他很希望能倒在美琳懷裏大哭一場，像小時在母親懷裏一樣，於是一切的重大的苦惱都雲似的消去，他將再從新活潑潑的爲她活着，將生活想法再慢慢的弄好。但是他明白，他咬緊牙齒想，的確的，那是無用，這女人就比他更脆弱，她受不起這激動的，他一定會駭着她。而且他即使大哭，把眼淚流盡了又有什麼用呢？一切實際的糾紛的衝突與苦悶，仍然存在着，仍然臨迫着他。他除了死，除了離去這相熟的人

間，他不能解脫這一切。於是他不做聲，他忍受着更大的苦痛，他緊緊握着她的手，而且顯出一副極醜的拘攣着的臉。

那樣子真怕人，像一個熬受着慘刑的凶野的獸物，美琳不解的注視着他，終於叫起來，快快的銳聲的：

「爲什麼呢？你做出這末一副樣子，是我鞭打了你嗎？你說呀！唉，啊呀！我真忍耐不了！你如再不說，我就……」

她搖着他的頭，望着他。於是他又側過臉來，眼淚流在頰上了，他挽着她的頸，他把臉湊上去，繼續的說：

「美不要怕，愛我的人，聽我慢慢的說吧！唉！我的美呵！我的美只要你莫丟棄我，我就都好了。」

他緊緊的偎着她，他又說：

「唉！沒有什麼，……是的，我近來太難過，我說不出……我知道，總之，我身體太不行，一切都是因爲我身體，我實在須要休養……」

後來他又說：

「我厭惡一切人，一切世俗的糾紛，我只要愛你。我只想我們離開這裏，離開一切熟識的，到一個孤島上去，一個無人的鄉村去，什麼文章，什麼名，都是狗屁只有你，只有我們的愛情的生活，總是存在的呵！」

他又說，又說，說了好多。

於是美琳也動搖了，將她對於生活的一種積極的，求進展的心拋棄了。她爲了他的愛，他的那些話語，她可憐他，她要成全他，他總是一個有天才的人，她愛他，她終於也哭了。她不知安慰了他多少，她要他相信，她永遠是他的。而且爲了他的身體和精神的休養，她希望他們暫時離開上海。他們旋行去，在山明水秀，鳥語花香的環境之中度過一個美麗的春天。他們省儉一點，去在流星書店設法再賣一本書，也就夠了，物質上稍微有點缺乏有什麼要緊呢？他們計算，把沒有收在集子中的零碎短篇再集攏來，要七八萬字，也差不多了。這旅行是並不難辦。美琳想到那些自然的美景，又想到自己能終日與子彬邀遊其中，反覺得很高興了。子彬覺得能離開一下這都市也好，這裏一切新的刺激，他受不了。而且他身體也真的須要一次旅行，或是長久的鄉居，於是在這夜，他們決定了，預備到

西湖去，因為西湖比較近，而美琳還沒有去過的。

這夜兩人都又比較快樂了，是近來沒有過的幸福的一夜，因為都朦朧的有一線希望，對着未來的時日。

八

第二天拿到了一部分稿費，買了許多東西，只等拿到其餘的錢就動身。可是第三天便落起雨來了，一陣大，一陣小，天氣陰得很，人心也陰了起來，蓋滿了灰色的雲。美琳直睡了一天，時時抱怨。子彬也不高興，又在書鋪跑了一趟空，錢還要過幾天。雨也就接連幾天都蕭蕭的落着，像沒有晴的希望。兩人在家裏都無心做事，日子長得很，又無聊，先前子彬還常常為她重覆一點西湖的景緻，後來又都厭煩起來了。等錢等得真心急。不過在第六天拿到全部的稿費之後，子彬沒有露出一絲快樂的神氣，而且只淡淡向美琳說：「怎麼樣呢，天還是在下雨，我看再等兩天動身吧。」

這決不能成理由，雨下得很小，而且西湖很近，若是真想去得利害，可以馬上動身的。

美琳沒有生氣，也不驚詫，彷彿不動身，又再挨下來倒是很自然，既然去西湖並不是什麼必須的緊要的事。這時日的拖延是將兩人的心都怠惰起來了。而且又都重複沉在各人的過去會被痛苦着的思想中去了。子彬時時還是可以聽到一些使他難過的消息。許多朋友，許多熟悉的人，都忙着一些書房以外的事去了，都沒有過問他，而且都忘記他了。這些消息最使他難過，他鄙視他們，他恨他們，但是他覺得他不應該逃避，他要留在上海，他看着他們，等着他們，而且他要努力給他們看。假設他到西湖去，他能得個什麼，暫時的安甯，暫時的與世隔絕，但是他能不能忘懷一切的得着安閑，還在不可知之間，而世界則真的將他隔絕了是容易的，朋友們聽到了這消息，一定的總要嘲笑他，說他是怕了他們，怕了這新的時代，他躲避了，後來大家便真的忘了他，連他的名字都會生疏起來。再呢，他的那些崇拜他的人，那些年輕的學生，和那些讚賞他的人，那些碩學的有名的人物，都隔絕了他的消息，也慢慢會將他所給與他們的一些好的印象，淡了下來，模糊了起來：這真是可怕的事。他不能像過去的一些隱逸之士能逃掉一切，他要許多，他不能失去他已有的這一些。他簡直覺到得西湖去只是件愚蠢的

事。他唯恐美琳固執着成見，他想即使美琳要去，也只好拂一次她的意。或是他陪她去玩兩三天，立刻便轉來，要住下是辦不到的事。他看見美琳不像以前着急了，倒放一點心，後來是到非再做一次正式商量不可了，他只好向她說他的意見，理由是他有一篇文章要寫，現在沒有空，他覺得把行期再遲一個月也很好。他說得真娓娓，是還怕美琳不答應，或至少也要鼓着小嘴生氣的。他還頂備好許多溫柔的，對付一個可愛的嬌縱女人所必須的話。他說完的時候，是將頭俯在她的椅背上。嘴唇離那白的頸項不很遠，氣息微微噓着她。他軟聲的問：

「你以為怎樣呢？我還是願意隨你，依你的意思。」

美琳只懶懶答應了一句，於是事情便通過了，毫無問題。以後只應該安心的一個人，又對的自己極有把握。生來性格又不相宜於做別的爭鬪的勾當，而且留在上海，原意便是為要達到自己的野心的完成，若是還要這末一個人關在小屋子發氣，寫點牢騷滿紙的信，讓時間過去了，別人越發隨着時間向前邁進了，而自己真的便只有永遠和牢騷同住，終一生在無聊的苦痛中，毫無成就可言，縱有絕

世的聰明也無用。至於美琳，她是不甘再閒住了，她本能的活動，她要到人衆中去，去了解社會，去爲社會勞動。她生來便不是一個能幽居的女人。她已住得太久了，做一個比她大八歲的沉鬱的人的妻子。她已經學得安靜了許多，已經會憂愁煩悶了一些，雖說她還是不能到了解她丈夫的程度。不過這終究於她是不相宜的。自從春天來，自從她丈夫開始了新的苦痛來，她就不安起來了的。不安於這太太的生活，愛人的生活。她常常想動，但是她缺少機會，缺少領導的人，她不知應該怎麼做纔好，所以她煩惱，她又明白這煩惱是不會博得子彬的同情的，於是更不快樂。前幾天是還能不知爲什麼一下會想到西湖去，當然還比較好，慢慢時間拖下來，倒又覺得別的許多人都忙着工作，而自己拿了別人的錢去陪一個人去玩，去消遣時日，彷彿是很不對，很應該羞慚的事。現在既然子彬已不願去了，當然很合適，不過子彬說他不能去的理由，是因爲沒有空，因爲要寫文章，而自己則無論去留與否，在事實上看來，都是無關緊要，因爲自己好像是一個沒有事可做的人。她更加覺得羞恥。她要自己去找事做，她想總該有把握找得到，但是她想她應該不同子彬商量，而且暫時瞞着他。

九

出於意料之外的若泉接到一封短箋，是輾轉經過了好幾個朋友的手轉交來了，而是在信面上便大大署了美琳兩個字的。若泉不勝詫異的去打開牠，滿心疑惑到子彬身上，他八分斷定他朋友是又病倒了，他心裏有點很難過，他想起他朋友的時候總是如此。可是信上只潦草的歪歪斜斜塗了不多幾個字，像電報似的橫着：

「星期日早上，有空吧，千萬請你到兆豐花園來一下，有要事。我等你。美琳。」這不像是子彬有病了了的口氣，然而是什麼事呢，兩人吵了架，但又從沒有看見過他們有口角的事，若泉真懷疑，他還是覺得這至少是於子彬有關的，因為他想美琳決不會有事來找他，因為雖說是與她相熟了兩年，還始終沒有同她生過一次比較友誼的關係，他也不十分知道她的歷史，也從沒有特別注意過，只覺得她還天真，很嬌，而且決不是難看的一個年輕女人。他想到朋友，他決定第二天早上跑那末遠，到上海的極西邊去。

十鐘點的時候，他預備動身，拿了一把銅子，兩角洋錢，拍了一下身上舊洋

服的灰塵，於是便匆匆的離了住處，他計算着到兆豐花園時，大約是七點四十分，美琳她們是起身很遲的人，不見得就會到，但他無妨去等她的，他有大半年不來這裏了，趁這次機會來走走，呼吸點新鮮空氣，也很好，他近來覺得他的肺部常常是不舒服。

轉乘了三次電車纔到花園門首，他買了票，踏到門裏去，一陣柔軟的風迎着吹來，帶着一種春日的芳香。若泉挺着胸脯，兜開上衣，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立刻便覺得舒適了起來，平日的緊張和勞頓，都無形的滑走了。人一到了這綠茵的草地上，離開了塵囂，披靡着春風，親炙着朝暉，便一概都會鬆懈了，忘記了一切，解除了一切，只任自己的身體縱橫在這自然中，散着四肢，讓這寧靜的四週享樂自己，一直到忘我的境界。

園裏人不多，幾個西洋人，和幾部小兒車，疏疏朗朗的散在四地。四方都是綠蔭蔭的，參差着新舊的綠葉。大塊的藍天靜靜的覆在上面，有幾團絮似的白雲，耀着刺目的陽光，輕輕的梟着，變幻着。若泉踏着起伏不平，波樣的草地，懶然的走了好遠，他幾乎忘記他是爲什麼纔來到這裏了，只覺得舒適得很，這空

氣正於他相宜。在這時他聽到近處他背後的草地上有着蟋蟀蟋蟀的響聲，他掉頭望時，他看見美琳站在他背後，穿一件白底灰條紋的單旗袍，上單一件大紅的絨坎肩。他不覺的說道：

「啊，我不知道你來了，啊，你真早啊！」

美琳臉上很平靜，微微有點高興和發紅，她嬌聲的說：「我等了你許久！」但立即便尊重的說道：

「你不覺得無聊嗎，我想同你談談，所以纔特地約了你來，我們找個地方去坐坐吧。」

於是他隨着她朝東走，看見她高跟的黃漆皮鞋，一步一步的踏着，穿的是肉色的絲襪，脚非常薄，又小，現得瘦伶伶可憐似的。他不知道還是她的脚特別小，還是脚一放在那匠心的鞋中纔顯得那末女性那末可憐。他搭訕的問道：

「子彬近來怎麼樣，身體好麼？」

她淡淡的回答：

「好，他在開始寫文章了。」

他又繼續問：

「你呢，也在寫文章吧。」

「不。」

他看見她臉扭了一下，做了一個極不願意的表情。

在一個樹叢邊的紅漆的長椅上坐了下來。靠左邊又有一大叢草本的繡球花，開得正茂盛，大朵大朵的，吐着清香，放着粉紅的光。他不知怎麼先開口，他還是關在悶葫蘆裏，不知她到底要談什麼，而且到底不知子彬近來怎麼了，或是同她的關係。

她先望着他茫然的臉笑了一下，然後說：

「你奇怪吧，當你接到信後，一直到這時？」

「沒有，我不覺得奇怪。」

「那你知道我要你來這裏的緣由了。」

他躊躇的答：「不很知道。」

於是她又笑了一下說：

「我想你不會知道的，但是我必須告訴你，原因便是我很久來了都異常苦悶；」她停頓了一下，又望了他一下，他無言的低着頭望着草地。於是她又再續上去，她說了很多，又常常停頓，又有點害羞似的，不能說得很直截痛快。但他始終不做聲，不望她，讓她慢慢的說完，把她近來所有的一些思想，一些希望，都零碎的說了一個大略，她覺得可以停止了，而且她要聽他的意見，她結束着說道：

「你以為怎樣呢，你不會覺得我是很可笑吧。我相信我是很幼稚的。」

若泉有一會沒有做聲，望着那嫩膩的臉，微微含着尊嚴與謙卑的臉好久。他沒有料想這女人會這末坦率的在他面前公開她對於現實的不滿，和她的大膽的願意向社會跨進的決心。他非常快樂，因為這意外的同志所表示的態度，更鼓舞了他。隔了好一會，他纔伸過手去，同她熱烈的握着，他說：

「美琳！你真好！我到現在纔了解你！」

她快樂得臉也發紅了。

於是他們都又更不隱飾的談了一些近來所得的知識與感覺。他們都更高興，

尤其是美琳。她在這裏能自由發揮，而他又聽她，又了解她，而且還幫助她。她看見光輝就在她前面。她急急的願意知道她馬上應怎樣開始。他又躊躇了一會兒。他答應過兩天再來看她，或者可以介紹她去見幾個人，決定她的工作。

一〇

美琳回到家來，時時露着快樂的笑，她掩藏不住那喜悅，有幾次她幾乎要說出來了，她彷彿覺得應該告訴子彬，但是她又忍耐住了，她怕他會阻止她，破壞她。子彬沒有覺察出，他在想一篇小說，在想一些非常調皮嘲諷的字句去描寫這篇的主人，翁一個中國的吉訶德先生。他要他的文章動人，他文章的嘲諷動人，他想如果這篇文章不受什麼意外的打擊，就是說他不再受什麼刺激，能夠安安靜靜的坐下來寫兩星期，那一個十萬字的長篇，便將在這一九三〇年的夏季，驚人的出現了。誰不會驚絕的叫着他的名字，這作者的字名。他暫時忘去能苦惱他的一些事實，他要廓清他的腦府，那原來聰明的腦府，他把自己離開了人衆，關在家裏幾天。

可是美琳卻不然，她在第三天下午便出席在一個××文藝研究會上了。到會

的有五十幾個人，一半是全人，另外一半是極少數的青年作家和好些活潑的學生。美琳從沒有經歷過這種生活，她只覺得興奮，同時用極可親的眼光徧望着這所有的人，只想同每一個人都握一次熱烈的握手，和做一次懇切的談話，這裏她除掉若泉以外，便都是不認識的人，但是她一點也不感覺拘束，她覺得很融洽，很了解，她和他們都是「同志。」她除了對於自己那合體的雖不華美卻還是美觀的衣服微微感到歉仄外，便全是傾心的熱忱了。這是一次大會，所以到的人數很多，除了少數的工人爲時間限制着不能來，幾乎全體都到了。開始的時候，由主席臨時推舉了一個穿香港布洋服的少年做政治的報告，大家都很蕭靜，美琳望着他，沒有一動，她用心的吸進了那些從沒有聽過的話語，那些簡單的話語，然而卻將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的情形很明顯的暴露了出來，而且他批判得真準確。這人很年輕，決不是一個二十五歲以上的人，後來若泉告訴她，這年輕人還是一個印刷工人呢，不過是也會在大學念過兩年書的。美琳說不出的慚愧，而且她覺得有的人對於政治的眼光都比她好，也比她能幹，在她聽了其餘許多人的工作報告之後。他們又討論了許多關於社務的事。這在美琳都是不知應怎樣加入那爭論之

中去的，因為她都還不熟悉，而那主席卻常常用眼光望看她，徵求她的意見。這使她真難過，她又堅決的相信，在不久以後，她一定可以被訓練得比較好些，不致這樣完全不懂。最後他們又討論到××怎樣行動的事。這裏又有人站起來報告，是另外一個指導×××的團體的代表。於是決定了，在××的那天，要全體動員到×馬路去，佔領馬路，×××，×××，這時大家都正情緒更緊張激昂的時候，而會便完了。在分別的時候，大家都互相叮嚀的說道：

「記着：後天，九點鐘，到×馬路去！」

美琳還留在那裏一會兒，同適纔的主席，便是那在工聯會工作的超生，和若泉，還有其他兩三個人談了一會，他們對她都非常親切和尊重，尤其是一個紗廠的女工特別向她表示好感。她向她說：

「我們呢，是要革命，但是也想學一點我們能懂的文藝，你們文學家呢，是也須要革命，所以我們聯合起來了。不過我們真沒有時間，恐怕總弄不好，過幾天我把我寫的一點東西給你看吧，我聽超生說你是個女文學家呢。我也是剛剛學動筆，完全是超生給我的勇氣，心裏是想得很多，就是寫不出來。下星期一能

抽空，我還想寫一篇工廠通信，因為若泉說他們要有用呢。」

美琳說也不會文學。她還說她也想進工廠去。

於是那女工便描寫着那工廠裏的各種苦痛，和列舉着一些慘聞，她又說如果美彬真的願意，她可以想法，不過她擔憂如果美琳進去，怕那勞頓和不潔的空氣，將馬上使她得病。超生也說，進去是容易，而且他希望這社裏的一部分智識份子都要進廠去，去了解××××，還要××××化，這樣，將來纔有真的××××文藝產生。不過他也說恐怕美琳的身體不行。美琳則力辯她可以練習好的。

因為美琳比較有空閑，她被派定了每天應到機關上去做兩個鐘頭的工，他們留給了她一個地址。還說以後工作時間怕還要加多，因為×月來了，工作要加緊，而且內部馬上便要擴大，有許多工人都自願參加進來，這樣須要訓練得很。她剛剛跨進來，便負了好重的擔子了，她想她應該好好努力。

一一

是×月×日的一天了。

子彬從八點鐘失了美琳的時候起便深深的不安着，他問娘姨，娘姨也不知

道，他想不出她是到什麼地方去了，他開始發覺近來她是常常的不在家，而且她沒有告訴過他，她是到什麼地方去，他並且想起她是同他太說得少了。他等了她好久，都不見回來，他生着很大的氣，他衝到他書房去，他決定不想這女人的一切了，他要繼續他的文章，那已寫好了一小部分的文章。他坐到桌邊，心總不定得很，他去翻抽屜，驀然的卻現出美琳留給他的一封信。他急急看下去，像恨不得立即便吞滅進去似的，信是這樣清清楚楚的寫着：

「子彬：我真不能再隱瞞你了。當你看到這信的時候，我大約已在馬路上了，這是受了團體的派定，到馬路做運動去。我想你聽了這消息，是不會怎樣快樂的，但是我覺得我應該告訴你，而且向你解釋，因為我原來是很愛你的，一直到現在還是希望你不致對我有誤解，所以我現在先作這樣一個報告，千萬望你想一想，我回來後，我們便可作一次很理性的談話，我們應該互相很誠懇很深切的批判一下。我確實有許多話要向你說，一半是關於我自己，一半也是關於你的。現在不多說了。」

子彬呆了半天，連氣也嘆不出一口來。這不是他的希望，這太出他的意料了。他想起許多不快的消息，他想起許多熟悉的人，他想美琳……唉，這女人，多麼溫柔的呵，現在也棄掉了他，隨着大眾跑去了。他呢，空有自負的心，空有自負的才能，但他不能跑去，他成了孤另另的了。他難道，想哭也哭不出，他慘慘的幻想着這時的×馬路，他看見許多恐怖和危險，他說不出的徬徨和不安，然而他卻不希望美琳會轉來，他不願見她，她帶回了許多痛苦給他，還無止的加多，他真不能忍受有這麼一個人在同一個屋中呼吸。他發氣的將信扯碎了。他最後看見那還只寫了薄薄幾張的稿紙本大張着口，他無言的，痛恨的卻百般悼惜的用力將牠關攔了，使勁的摔到抽屜裏。他嘆出了一口長長的嘆息。

· 選自小說月報 ·

自殺日記

一

細的鋼筆尖，沙沙的在一個簇新的稿紙本上移動下去，字便顯得比平日更其

潦草的現了出來：

『今天大約是十八吧。算來是個難得的好日子，難得我竟動了筆。我強迫我離開床鋪，我要來寫日記了。我有許多話是只能向自己說來，讓自己去好笑的。然而總是總得寫下去，直到死的那天為止。向自己說點瘋瘋癲癲可笑的話，未必會比躺在床上想一點瘋瘋癲癲可笑的事更壞！也許……』

字只寫在這裏筆便停頓了。既至再寫時便又變成了：

『哈！這便是我可笑的證據！「也許」也許什麼呢？難道好和壞在我還不是
一樣嗎？是啊！什麼都很好。』

這個難得動筆的日子，是還只在第一張稿紙上寫滿了三分之一的字，鋼筆尖便又休息着了。那要來寫日記的伊薩，在這時又跳上一張沙發，在沙發上揉着。她覺得她說得太忠實了，因為太忠實，她覺得這生活確是淒涼的可怕。難道是不嗎？好和壞於她有什麼相差呢？她懂得的。她懂得的是只有比她說出的更多的。因為她懂得太多，她就更可憐自己，更無法擺佈自己。在沙發上，她把那披在額上的亂髮抹開，頭仰着，眼望着前方，大聲的嘆着氣：

『唉，我決定了，死去吧，死去吧！』

於是她更哭了起來，她沒有想到一切可留戀的人和事，她只覺得太找不到可以使她傷心的了，她願意有一點可悲的情節來暖和她的心，但是沒有，那是實在的，好或歹，於她能有什麼相差嗎？在她的心上，她早已把一切事都推想到極端了，那又只是用了她一個人的自以為冷靜和深刻的眼光來斷定的。所以她只覺得這生活很無意思，很不必有，她固執的屢次向自己說：『頂好是死去算了！』

她哭了半天，她彷彿已決定。她總以為過不了許久，她就會死去的。她並沒有想到出門，却在無意中把衣服換停當了。她自己又覺得好笑了起來，未必這就是死去嗎？而且這死的方法很使她躊躇，她願意再等兩天，看能夠向什麼地方設法十幾塊錢。除了海，她是不願自殺的。這也可以說她不願在又可以被救的方法中去嘗試。於是她又躺下了。她把一件一件的衣服脫下，擦在地上，擦在椅上，擦在床頭，她又看見滿屋子的紊亂情形，換下幾天的髒衣服，什麼報紙呀，扯亂的紙屑呀，梨皮呀，新舊的，也陳設滿屋子，她又覺得實在不願再蹬下來了。但又無處可走。所以這天的開始的日記是仍然繼續寫了好些：

『我決定了，總有一天我會自己死去的。死，死於我是很自然的事，我自己很知道世界上也不會有一個人來驚訝。我不是生活得很久長了嗎？而且毫無樂處，永無樂處。我死去了，也只是我自己的休息，我是很不願再過問這世間的事了的。我也不有一絲的怨意來對這世界。世間本有許多幸福的事的，就是說對我也並不見得會壞於別人。所差異的，是別人有那柔美的心，他能享受他的好處，和忍受他的壞處。我呢，我是太看清了，我無須乎那完美的命運，我相信把世間所有的榮幸都來加之於我了，我仍然還是只能像如此一樣毫無所得。從前我恨命運，覺得是命運播弄了我，因為我懂得我並不是超人，我之所以成爲一個現在的我，完全是受了一切環境的支配，我常常希望我是一個生長在鄉下，生活在鄉下，除了喂養牲口，便不能感受其他的人。然而現在我還有所怨恨嗎？不啊。而且我還很安於現在呢，我並不希望我能像其餘女人一樣會安享那些福氣。我覺得我很懂得，我很能秤出這世間一切所謂情感的人性，我便很應滿足這生活。雖說我將死去，爲這而死，也並不會含了什麼世間的仇與愛。實在只是因爲我要休息了，我不能刻苦下去。我所負擔的苦，實在是太重了。』

說到苦，我又覺得很可笑，有什麼苦呢，我並不苦，我只是無味罷了！……」

二

第二天的早上，伊薩還沒醒，便有一個輕輕的聲音在門上彈着了。

「伊薩，伊薩！」

伊薩跳起來，披一件衣服去開門。於是那漂亮的小章便挨了進來。伊薩又蹣進被窩，睡着不肯起來，她忽然想到，她眼睛一定很紅，她怕被人看出她曾哭過來。小章被那在地板上跑着的一雙小腿惑住了，他只逗着說：

「起來吧！起來吧！我不信那被窩會那樣可戀。」

伊薩喜歡把自己一人關在房子裏，但小章儘不走。她又不願給人以難堪，只好起來陪小章坐。反而她比小章說的話還多，直到下午四點鐘了，來客才算肯站起身說走。伊薩也不留，只說自己也倦了，不是還可陪他出去玩。於是在吃晚飯後，她又在靜寂的燈下，來繼續她的日記了：

「不知爲什麼，我常常對入總抱着歉。想不出頂好的辦法來。譬如小章來，我是懂得他意味的。我覺得他很可憐，然而那可憐却不能打動我的心，對於這些

事我了解得比他太多了。他連想能引起我有捉弄他的衝動也沒有。我又不好十分決絕他，只好不給他一種機會，看到他失意的又走回去，真覺得很負咎。又彷彿希望他再轉來，轉來我也許會給他一點好處。其實，我很可不必爲這些來就心了。我並不是一個娼妓，我無庸去敷衍許多人。我應當有我的意志成立。我很可以以有權利把那些我不喜歡的人又出去。但是我不能，我總覺得是我自己太不行了，爲給別人暫時的滿足，或保存一個美幻的夢想，我應當扯謊，騙了人，覺得別人很快樂了，未必自己不會反而相安些，然而這些都是空話。我所真真要寫在這裏的是只有一句，只有一句：

『小章答應了我，他明天會帶二十塊錢來。』

『我到底對於這死，有什麼疑惑沒有？我希望把我自己分析得清清白白，我也並不願意讓自己冤枉死去了，如若自己又還有一點並不想就死去的意思。我反覆覆在心中自問自答了好久，結果是：「倒不如死了爲好。」是的，這是對的，死了總好些吧。』

日子是十月二十一號了。伊薩很難過，她不知怎樣才好，她又固執着，她時時向心裏說：『我要死去的，我要死去的。』她什麼都沒有預備，她不忍心收拾那些東西，她想讓牠們保有原來的位置也好。她替父親寫了一封信，沒寫完，又扯了。她想告訴朋友們一聲又想到別人決不會有須要接得這報告，所以便等着。她整整在房子裏等了一上午，她不知想到一些什麼事，只覺得茫茫的。她很想就上船去，天又難得黑下來，她彷彿還焦燥起來，她感到一個人便是要去死，也必有如此的麻煩。其實，她這時，在潛意識裏，未始不定她又很擔心，怕太陽下出得太快了。難道她真個就同這世界如此的決裂了去嗎？不過她仍然很固執的在那稿紙本的第三頁上寫着：

『我死去了，就在今天。這是找不出理由來加解釋的。我一切都灰心，都感不到有生的必要。我毫不好奇，我毫不羨慕自殺的美名，也沒有什麼理由會使得我覺得自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我死去，我的心是很平靜的，世界也仍然保守平靜，雖說在當時，我父親也許會哭我，還有認得我的人或許也會重覆着說一句：「伊薩投海了。」但是這是不久的。我知道的很多。誰能把誰記憶到好久！我

死，不是被逼的，我沒有一種動人的浪漫故事作背景，這新聞值不得別人拿去感悼。自然更好宜於那些不願煩心的人們了。」

事情常常是出於人的意外的。在夜裏，只有燈光，沒有人聲的夜裏，這稿紙本猶赫然大開着躺在雜亂的書桌上。在「這日算完了」幾個潦草的大字後是又加了不少的，按行格寫着的字：

「我頭痛得利害，我願這痛能制死我。我自己是毫無勇氣。我不敢離開上海。我實在希望我會死；但我非常怕走到死境去。地電車上看見了水，水便使我害怕了。我不敢下車。走到電車站的終點，我又想到其餘的一些方法，都使我害怕。怎麼能讓我毫無所感覺的死去呢。……」

四

伊薩還把這日記又繼續了下來：

「一切我都明白了。我很淺薄的，我把話說的太高明了。太深刻得不相襯。我爲什麼定要那樣說。那樣說來爲安慰自己一顆無用的心嗎？天啊！你看我話說得錯到什麼程度了，現在我要說一句真話，有點什麼可以使我留戀的呢？只要有

這麼一個人也好，他覺得有我活着之必要，我一定要爲他拚命的活下來的。話又同樣的說過去，假使也真有這麼一個人，因爲我死去了會難過，我就又死去，我想我會死得很稱心了。現在，我不能死。我並不怕一切死的苦難。我實在是找不到我死的價值。我只知道我我很焦燥，我什麼事都不能做。什麼事都使我厭煩，然而我又不能死去，我到底要怎樣呢？」

五

幾天來，伊薩在家的時間太少了。她並不是缺少好朋友，她成天邀着伴在外面玩。她很像一個熟於應付的世故者，她實在並沒遭過一點別人給她的難堪過。她的壞處便是在她好想事了。譬如既然白天玩得很倦了，到夜深，好容易才躺在床上，頂好是闔下眼皮睡去，然而她不，她總要來細細的觀察一遍。她把別人的說謊處，假情處，淺薄的可憐處，都裸露的看了出來。其實這實在並不關緊要。却偏又煩擾了她。她雖說嘴很硬，並且彷彿真個自己很不須要這些一樣。而其實。她很被這些弄得苦了。所以在有一天的日記上是記着：

「茲姊對我是太好了，但我並不感謝她，我反而恨了她，爲什麼她要把別人

批評我的話來告訴我，來傷我的心。我自然也有些任性的地方，難道在朋友中就不能有諒解來存在嗎？說我脾氣壞，難道我學不會那些虛假的技巧，就該被人棄絕嗎？是的，我知道朋友都只不過如此，然而我却常爲她們的一些小處來傷心！我承認我是大傻子，誰知道了也會笑的。我傻，我不能死去便是大傻。……」

六

在又一天日記上，伊薩又如此說了：

「今天我到卡爾登看電影，是同小章去的。我本不定要看的，只是因爲小章邀了幾次，我同時覺得去混一個下午也未始不好，所以就去了。直到有一次，一個老人的面孔當第三次映出來時，我不覺驚詫了起來，天啦，那眼睛多像懷哥的眼睛啊！在我心上，我一想到懷哥兩個字，不覺的，就跳了起來，而且很痛。我強迫我看下去，我常常注視到那老人的眼睛，望到那眼睛，微微帶點憂慮的，就像望到懷哥的眼睛一樣。我看完了才又同着小章一塊去吃飯。小章那裏會懂得我的難過呢？我問小章今天的影片好不好，他說好。我懂得他說好的原由的。我也說好極了，很想今晚再來，他把兩個眼睛張大了起來望我。他懂不了我的意思，

實在今天的影片，他自己也知道是並不好的。我呢，我却真實的還想一人再去看看，去看一看我五年沒見面了的懷哥的眼睛。唉，關於懷哥，我不忍說下去了。總之，他已是一個很幸福的人了。他有賢淑的女人，比我好的女人。那女人是還會替他生兒子的。我呢，我一人仍然孤獨的生活在上海，倘若不工作，我就得餓死。不會有一個人肯白給我一塊錢，也正像不會有一個人肯白給人一點情感一樣。我不羨慕人，實在人人都比我好！」

七

伊薩寫了前面的日記就很糟蹋了自己起來，她吃了許多酒，像酒可以麻醉去一樣，但是她更哭了。哭了一通夜，把眼皮也擦破了。她決定了，她決定死去，無論用什麼方法。她在日記上寫上最後的：

「這次是真的，我不能再拖延我的死期了。命定了我不是兒孫繞膝壽終正寢的好命。我也不能耐心的很溫柔的倒在床鋪上。我很慚愧我不能陪伴這滿是有福的人來生活。生活於我是太乏味了。這話我會常常說過，不過這話很有語病。現在我願心平氣和的來同我死後的幾個將感到驚詫的朋友來說說，尤其是我的老年喪

女的父親。你們不要以爲我真的是以爲這世界太涼薄了，或者我太缺少愛了，所以我去。一點也不是這樣的，平日我雖說如此說，然而在我良心上，我是只有感激你們的。父親的愛我，是只有超過一切的父親的愛的，朋友呢，在你們自己心上也同樣清白，你們是怎樣的對待了伊薩來伊薩現在要死去了，伊薩不願再欺騙你們，實在只有伊薩太對不住你們。對你們太殘忍了。伊薩說，她願拚死拚命的爲一個要她活着的人活着，或爲這人又死去。這痛心的話是不知還是想騙了她自己，還是想騙世界上的人？你們之中，伊薩宣誓，至少是找得出一個真心便要伊薩莫死去的。然而伊薩却決定還是要死去，可見得伊薩並不是那樣重視感情的人。要我說不愛你們，我也不能首肯，但不知爲什麼，這是得請你們格外見諒的，橫直在心上總不能滿意。不過你們也不要誤會，或者還有別的人會得到我的滿意的。如若你們硬要這樣想，這是你們錯了。伊薩自己心裏清白，伊薩錯在一種錯誤的思想。人的慾望是填不滿伊薩的空處的。我很愛你們，我也知道還有許多人也愛我，但我常常又鄙視這感情。我又無力能使自己打開一切的羈絆，能使自己不苦腦。所以我死去，我覺得很對不起你們，讓你們爲我難過。我要你們

早點忘記我，算作是給我的最後的一次饒恕罷。

『本還有許多話，但怕又擾了你們，所以我不說了。』

『請父親到母親墳上去，向母親說一句：「今天是十月二十六。母親爲最吃苦的一天」』

八

這天是二十七了。房東太太來敲了三次門。伊薩最後才從枕上無力的大聲說：『進來就是的！』

於是那年老的老太太便擠了進來，顯出一個哭巴臉。咕咕囔囔說了半天，意思就是要討幾個房租。伊薩無力的做了一個手式，老太婆把一張抽屜取來，放在床頭讓她看。她看見只剩一元零三十幾個銅板了。她請求等幾天再給，然而老太婆就更哭聲哭腔的哼着了。伊薩實在無法了，又想不出法子可以送老太婆出去，於是便搜羅去她看見了這一本稿紙。她說：

『拿來吧！』

老太婆還不懂得，她又做手式，於是日記便在她手上了。她拉下那有字的九

頁來，捲成一個筒，鄭重的交給老太婆，要她拿到幾個她會去過幾次的地方去試試，並在筒外附上一張條子。

「爲救急，想換幾個錢，無論多少，都交給來人吧！」

• 選自自殺日記。

莎菲日記第二部：

五月四日

不寫日記幾年了。人事真變遷得快。近來時間太空閒，從一個舊的抽屜裏翻出了幾年前的日記，自己覺得在那黃了的紙上所留了的影，是與自己完全判若兩人了。那裏所烙印上的莎菲，也許還爲一些人喜歡；也許還有一些密切的朋友在掛牽着她，想着她最近的遭遇，那失去了愛人的難堪的慘變。可是我自己呢，我讀了我幾年前的東西，沒有一點感傷和留戀，沒有一點舊的情緒重溫着我的心，真的是過去了！過去的豈止這一點點日記時代！所有的夢幻，所有的熱情，所有感傷，所有的愛情的享受都過去了，流走得是這樣自然，流走得這樣不使我自己驚

詫，流起得是這樣不使我自己有一點沾滯。多麼痛快，多麼輕捷的我便跳在現在的地步了。當然現在我還是不好，也許我還遺留得有許多過去的成分，是我自己看不清，而常常要在不覺之中，反映出那種意識來的，也許我不是強頑的人，我或者又墮入到另外的歧途上，雖說我相信，我是可以把握着我自己，不讓自己再糊塗再懶惰，然而話總是這麼說，我們不否認環境，我是還在一個極舊式，比我過去還可能到更墮落的地步去的。這是一個關鍵，一個危險的時代，在這時的莎菲自己也覺到。我現在的確比較空閒，沒有固定的事限制着我，我願意抽出一小部分時間來記下我每天的事，或是感想，在這裏忠實的寫我的供狀，像從前的坦白一樣，然而時我得審判我自己，克服我自己，改進我自己，因為我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只知愁煩的少女時代了。

我因為近來常常學着寫一點小說的東西，養成一種好說故事的習慣，所以總覺得在這裏補述一點我的歷史也是好的。因為怕或許會有人要看到這日記的。我是在寫了第一部日記沒有好久，那時還留在北京，（謝謝許多為莎菲擔心的人，她並沒有像那日記中去跑到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她生命的餘剩，）在偶爾的機

會中，遇到了一個十九歲的男孩，兩人都沒有一點猶疑，在快得使人不能相信的相識中，就住在一塊了，真是像神話中的小孩般生活了一陣，飛快的兩年過去了。接着是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這裏經過了一些變化，移轉了一些地方，人在這之中變了好些，不變的只有我們還是非常相愛，而且我們得更有希望起來。我們比較更理解了一些，當他忙於別的一些事的時候，我覺得我更愛他些了，因為更看出他對人生的嚴肅，和進取，於是第六年又在開始，我們都抱着一個目的，一種希望，我們都向着一個方向走去，我們都充實，都快樂。而且我在這時做了一個小嬰兒的母親。我們並不願意有小孩，也不能有小孩，因為小孩太妨害我們了。不過，我們究竟是一個很平凡的人，我們沒有超過這種愛，小的，乖的嬰孩，顯着天真的，紅的嫩臉睡在搖籃裏的時候，是給了做父母的人許多勞苦後的慰安的。小孩又吵得很，我的精神和身體吃了有生以來未有過的苦。我是一個女人，我不缺少豐富的母愛，我假如一定要把小孩留在我身邊，我的力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算來還好，我算戰勝了這第一道難關，我把小孩送回了湖南，送到我家裏，而且我沒有在我母親面前流一顆眼淚，把故事另外編過，到底忠厚的人

容易騙，我在家裏住了兩天便出來了。帶着一顆茫然的心。一個人租了現在住這房子，這就是過去不久的事。我的確還是免不了常常難過，雖說我不對人說，雖說別人看到我能够笑能說有點覺得我無情。不過我現在自己覺得好多了，我心一天比一天平靜起來，有理性起來，我不願意我正如像別人所揣想我一樣，我會爲一個死去的人成天把時間追念裏消耗過。我是在開始讀書，開始做事，開始重新做人的時候了。我要一切過去的事都無痕的過去，我只向着前方。一點也不回頭。

不，不能再這樣寫下去了，這不像日記體裁，我的文章也隨着心境變得完全不同了。看了我的第一部日記的人又來看這第二部，他就知道我没有說錯，我想我寫出不像那樣的文章了。不過不管牠，究竟那篇東西是修飾過，是比原來寫得更深入和更誇張的果西，別人喜歡牠當然有道理，而我這部日記可不必那樣費神，我真是只寫着給自己看，不，自己也許並不須要看這東西，我是完全要利用到一點空閒的時間，寫點拉拉雜雜的話，做爲我的休息。因爲一個人關在房子裏，找不到機會可以說話，看書又是太吃苦的事，因爲假如不是看無聊的小說，是總得很用心的。寫文章不一定成天都能寫，這更不是容易的事。爲要壓迫着自

己不准滿馬路去蕩，覺得用這麼一種記日記的方法，是一個最好的方法。我有一陣在馬路上跑得真可怕，因為感情衝動太利害，屋子太小了，是容不下我那顆狂亂的心。不過近來，這一禮拜來我是比較好多了。我寫了一些文章。

今天不能繼續下去了，因為我已寫了快兩個鐘頭，我在寫到當中時間，不該去想了一會。日記不能算是開始，因為什麼話也沒說，沒有記上一點什麼東西。好，現在就打住，明天再說吧。

五月五日

記日記規矩總是先說天氣，我現在也來說天氣吧。今天是個晴天。有白的雲團。風從南邊吹來。微微有點夏天的景象了。我起得很早。近來都是起得很早的。一個人睡覺容易醒些。房子裏的窗戶都是大開着的，清晨的風容易把人吹醒也是一個原因，我過去有一個壞習慣，便是當睡醒了的時候還捨不得起身，總要多躲一回兒，爲的好想事。我確是一個喜歡幻想的人。現在我不准我這樣了。因爲想事會頭昏，而且我不願意去做一些無味的想像了。所以我總是一醒來，便託着跳下床，穿上我的舊的，然而却舒服的大袍，光着腳走到浴室間去。這時房東不

會起來的，他們吃鴉片烟的一家人。上午多半只有我一個人屋子裏走動。我學會洗冷水，當然是因為沒有熱水給我洗，不過我也願意習慣用冷水，我想這樣身體我更可以訓練得好些。我從前常常糟塌自己身體，我現在要愛惜自己起來了，因為我總覺得我還要做許多事的。

我寫了三頁文章。昨天寫了五頁。不過我這人終究不行，舊的情感殘留得太多了，你看多麼可笑，我昨天竟跑了一下午，我很想找到一點牡丹花。我自己覺得自己不應該，可是總存上這麼一個心。就跑這一次了也好的，因為我記起這是我們的一個紀念日，我們相識就在六年前的這天，那時完全是小孩，一點事也不懂，在朦朧的月亮底下，月亮照着中央公園的柳樹，我們偷着剛剛感開的牡丹。當然我不必想着那無間的遊戲，當然我並不覺得那一定是怎麼使人回想起來動心又動魄，可是，這意識真可怕，我真的是那麼很頑固的只覺那牡丹花在前眼，我只想能找得一朵。不過我並沒有找到，這東西在上海是珍寶。



A541 212 0001 9247B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丁玲近作精選

(全一冊)

(定價

元)

編輯者

儲菊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發行者

正春氣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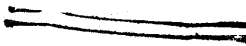
總經售

正春

氣明

書書

局店



局人

